

毫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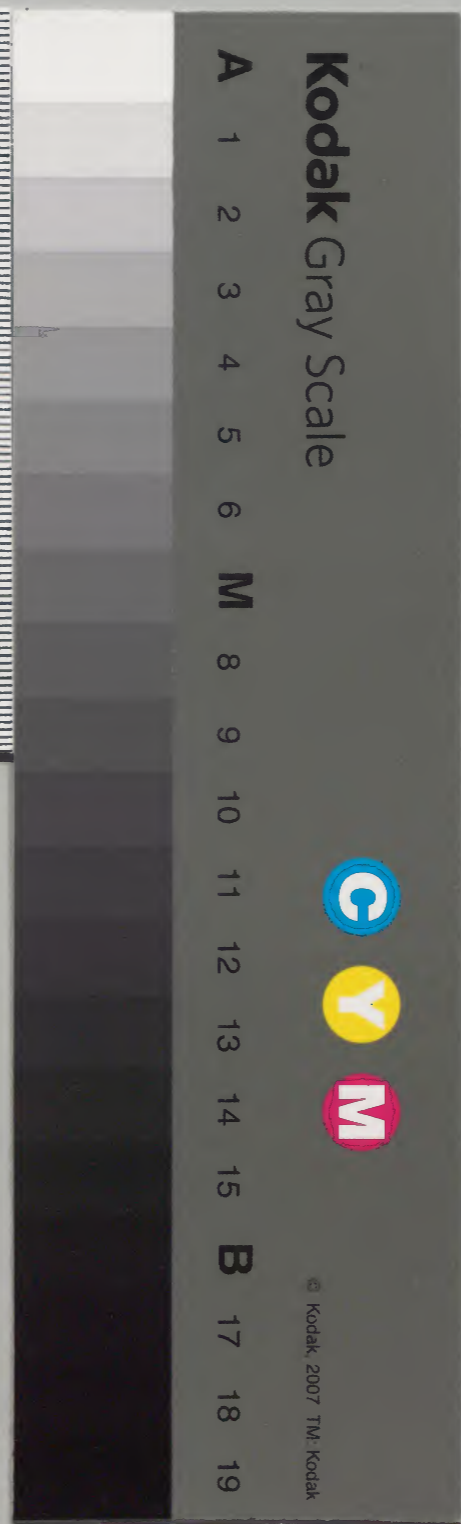
東
齋
外
記



共四

庫	文	間	内
一	三		和
五	三		
函	一		
	五		
	九		
七	四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3159
冊數	4 (2)
函號	151 5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東府外紀卷之二

神祖東照公中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十六日

神祖如岡崎織田信雄來見有

所諮詢也二月遣依田信蕃信幸信春攻山石尾

信濃而拔

之信蕃中銃而死

神祖惜其死加賜其子原國邑三月令

大久保忠世助原國攻小諸信濃取之近衛公前久典羽柴

秀吉者惡來奔濱松神祖善待之夏五月廿一日神祖

使石川數正贈茶壺

名曰初花於羽柴氏六月十七日松平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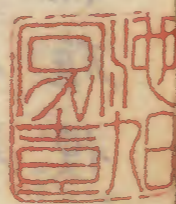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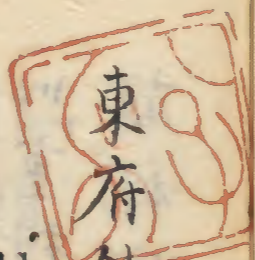
親卒年六十三二十日

神祖使酒井忠次送女名昔溢良正

前主鶴殿氏之出于北条氏直秋八月羽柴秀吉使人來

報以佩刀曰不動國行

神祖如甲斐定法令予真田昌



羽柴
秀吉
行霸
主事

幸以上田信濃昌幸遂浸上野取沼田又掠其属邑有
以九月十三日公子信吉生秋山氏之出冬十月 神祖進正
四位下遷右近衛權中將二十五日羽柴氏遣人贈西海
鷹於 神祖十一月羽柴氏大城大阪彈力經画課列
侯漕巨石聚大木 明年落成遂徙居焉行霸主事
十二年甲申春二月 神祖陞從三位冬議三月織田信
雄召執政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川多宮命待臣斬之
分兵攻其邑遂與羽柴氏絕乃來求援 神祖使石
川數正水野忠重助圍星崎秀吉殺間使誘忠重
以軍利忠重獻其書瀧川雄利圍松島拔信雄子
雄利松嶋 神祖使服部正成協守焉信雄使人

呂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引以大封
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視信
輝去就信輝決意即羽柴氏秀吉使人來之援曰事
就分美濃尾張 神祖怒曰與我最厚莫織田氏若
也姦賊况以以逞謀我豈視利忘義哉遂絕之
神祖遣酒井忠次奧平信昌松平家忠救織田氏
信包與秀吉善乃與蒲生氏鄉瀧川一益合兵攻山領
城伊勢佐久間正勝與山口重政為信雄守焉城垂陷
信包等聞我師且至引去正勝乃還長島 神祖帥師
會信雄于清須神原政曰小牧山尾張有伯墨請置
心牙敵若拙以下瞰國中非我利矣 神祖曰善命備

以神祖與信雄如小牧時森長可軍羽黑尾張酒井
忠次曰長可有驍名請邀擊示我武乃與松平家忠
奧平信昌率兵五千馳信昌先登陷陣師從長可
敗績斬首三百餘級西人始懼神祖信雄及清原苗裔
政守小牧水野忠重下星崎羽黑敗問達坂秀吉率
馬步十二萬五千至大山親巡視地形見我得小牧大志命
對小牧列營壁穿塹二重築土豚樹柵神祖與信雄
將兵二萬軍于小牧夜出輕兵斫森長可營西師大駭長可
益詢焉神祖望塹柵笑謂信雄曰長篠之役尊公用
是墮甲斐殊勇今渠襲其故智豈是勝賴視之乎遂
下令堅守不出秀吉抵二重塹營自櫓望小牧曰我欲

急決戰當謀而刺期使增田長盛作答曰請詰旦
與公士樂戰孤以塹柵斷軍後使士卒退志願公亦
為此備高山常任諫曰德川氏必不以正谷倘有嫚辭
君必忿而戰忿兵必敗矣秀吉曰我豈然乎揮書竹
令左右往卓其營前小阜斂長渡邊守綱渡書曰戰
期唯命塹柵之設君好為之宣君所帥關東兵知進
不知退實不假此設故不誤使宣君聽使命也令騎
如謀師秀吉覽書大怒常任曰果尔秀吉與曰我自
有措置乃與左右數騎馳出麾下錯愕不遑徑
登阜揭衣拊膺曰家康嗚此我兵望見唐首翠襦
謂是武秀吉叢銃斃散秀吉顧呼曰天授霜主銃

亦不中乃還我師為織田氏移檄西師有曰逆堅志
息俄搖虺蜮之毒遺孤声罪反值豺狼之抗殘賊之
深黔黎歆屠彼肉姦回之極狗鼠之食其餘又曰士
臣疇昔之同列何心服事仇讎公子今日之主盟竭力
莫夷禍亂滌愆歸順寬典之從迷復遂非顯誅茂赦
神原康政等也秀吉傳統大怒購康政首千金万户
池田信輝謂其人曰小牧兵勢甚熾參河必虛今潛兵
出其不意縱以攻之可以逞矣小牧亦必內顧震懼不戰
而潰所謂持亢批虛也會曰善乃入請於秀吉
沈吟不決明日復請許之因戒曰毋輕進毋深入毋侮
敵毋亂次一勝即還募士寇伐之乃令森長可佐以堀

秀政將次軍三好秀次將後軍兵捲三万夏四

月六日抵篠木柏井

並在尾張

煽動土寇秀吉自

犬山移營于樂田

尾張

神祖聞三河警遣細作探

要領八日在二更信輝長可潛進兵于山崎

尾張

神祖苗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等守小牧親
將精兵四千偃旆裏銜三更馳赴不備信確之親將
而從烏信輝傳山崎等城主丹羽氏次時以小牧師
弟氏重處守信輝鏖戰陷之氏重等守兵皆死信
輝大悅入城点檢首級意气倍奮秀政秀次繼進九
日平明秀次至稻葉尾張使師傳餐神原康政本
多康重等及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率前師自後逼

之敵軍驚而潰將校拮据多歿秀次屢以身脫
神祖進師繼之濟一水問名谷曰勝川 神祖大悅
前師捷報隨至遂進至長久手秀次軍崩入秀
政陣師追之急秀政大嘆馳以報前部整陣及擊
兵鋒甚銳康重血戰被虜創師遂却走秀政追躡
至長久手信輝長可恚衆繼之或請曰彼多我寡
宜退保密寄 神祖哂而不言高木清秀渡邊守
綱運而至曰制勝在此請整飲而進本多正信曰陰
危僥幸不若退守之全二人同辭叱曰文事任子計画
旗鼓之事豈所能知 神祖曰善康政馳回而見烏
神祖喜且泣執其手曰我聞前師歿以汝為死康政

謝曰君在臣何敢死 神祖遂麾衆而進秀政軍望
我中軍旗號勢沮土岐定政以其甲先馳疾戰麾
下繼之井伊直政率偏師登阜弓銃衝盛以矢
丸雨注秀政敗績奔樂由信輝使人止之直政益
進奮擊 神祖親督衆與信雄棄以士氣十倍
長可見軍急自揮槍督戰鉛彈中頼隆馬死軍
大亂直政軍鎧曹旗幟皆赤及是役西人大怖目
為赤夜之云我衆遂掩信輝軍縱橫馳突殺傷
甚多信輝夜不能脫批胡床憇息永井直勝傳八
春以稍就馘之安藤直次帶刀進躑之助信輝長子
馘之輝政信輝第二子單騎求敵有圍人番景次執

撫固勸而輝政叱曰父兄皆沒我何顏獨生圍人
曰二郎君不存誰承後者輝政怒策馬以鎧連踢
其頭血及踵仆復具竟控而回師逐亡追北斬首
万五千級内藤正成高木清秀曰師勞矣羽柴氏
則斷聞敗必來 神祖曰然急命汝師還秀吉聞敗
大怒投袂起曰敵必棄勝追亡我電擊承其憊
破之必矣促哮囉即發步騎二万徑趨長久手酒
井忠次聞之其苗守諸將遂棄虛齧樂由石川敷
正切蓄異志固執不可奪多忠勝乃曰敵以大兵
南君事危矣我且以部眾視師率兵五百馳石川
康通乞以其甲繼之忠勝及敵於途与羽柴氏軍

並隊而行相距裁數百武秀吉問左右曰渠為
誰答曰本多忠勝也秀吉曰雄豪若此德川氏
之受重宜矣忠勝部下馬逸入敵中忠勝躬騁取
以西人請擊之秀吉止之曰第馳矣我濟我勇進
抵就泉寺下視長久手積尸成丘軍既散秀吉
擊節曰德川氏之武有萃有突乃欲轉攻小幡福
葉通朝諫曰日已暝人馬罷困乃止而舍下令曰二
患同在小幡是天所与詰旦合圍一卒殲之忠勝
造小幡曰敵遠來而羸大衆難整願益以驍騎
一隊乘夜斫營秀吉首肯致 神祖壯以神原康政大
須賀康高亦効以 神祖曰一奇捷足矣狃而動變

弗可測且羽柴氏英武絕倫未易冀也乃與信雄
深夜勒眾潛還小牧十日秀吉聞之愕然曰德川氏
用兵如神我弗若矣還舉田益築十餘砦曠日
相持六月秀吉退次大垣 神祖苗酒井忠次守
小牧退次清須信雄飯長島瀧川一益在木造觀
鱗江尾張 虛誘其苗守前田種利 織田氏之將 降之
長種定利 並種利子 皆志以招山口重政 時守大野 且曰
汝母在鱗江今若不從我汝母重政弗聽曰汝
志恩背義禽心獸行非我所與我受命守城一
死以殉之耳十五日一益與九鬼嘉隆率舟師攻大
野重政逆焚其砦敵不敢迫十六日一益欲入鱗江

神祖聞難即祭清須侍史作彩但師有白旗人可親
往 神祖覽之曰可字沮穢志急文吞一字不可苟易
命削之與井伊直政成瀬心成馳大衆及於途信雄
亦率兵會之會鱗江潮落一益以輕船進我師爭蹙
大破之蒙衝四散一益雇脫得入城師隨圍之十七日
嘉隆一益戰艦赴下市場岡部長盛山口重政與織田氏
舟師擊走之 神祖追重政賞之十八日石川數正安倍信
勝以織田氏甲圍前田拔之長種出亡十九日 神祖與
信雄圍下市場 神祖觀城後恃沢之備曰沢多砦
葦抵必盤桓或可履而進偵探之報曰蟠根如葦乃
麾眾從澤中緣城一奉拔之斬定利師遂萃於鱗江

四面合圍神原康政築鉅堙臨射城中弓銃火箭前登
有不輟數日而城兵大窘嘉隆以單舫免一益請
降信雄為求生 神祖報曰盡納其邑送前田種利首
則減死一等於是一益收斬種利獻誓各而去秋七
月 神祖聞秀吉在赤名進航神戶脩諸砦以備
之秀吉收師還木垣 神祖退次清湊九月二十一日
神祖親將軍出西師望我徽号驚曰金扇馬標復
至矣部伍頗擾秀吉置砦于諸砦還木垣冬十月
神祖苗神原康政守小牧苗酒井忠次守清湊瑞
于岡寄十一月秀吉軍于羽津 伊勢 信雄軍于赤名
秀吉知 神祖勇智難力競病其甚信雄暈因

謂織田氏易誑我且追德川氏未暇議和弭兵以為
後圖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孤為先君討賊
有功去罪二公子信諛遂動于戈孤豈得已哉信
孝氏之不令終至今問孤今欲改步納降立信雄氏
為君若盍往見信雄氏為孤謝罪二人如赤名以告信
雄大悅即許之十一日盟于矢田山秀吉率左右先至
迎信雄膝行稽首泣曰皇天誘衷獲再仰清光臣
死無憾矣信雄益喜 神祖聞西師復出帥師至
清湊會和議既成不悅使石川數正賀正氏而還秀
吉歸大阪令土方惟久屢來求成且曰孤不幸無兒願
得公子一人以為義子信雄爾未為固請 神祖皆許

我公子秀
康為秀吉
氏義子

之欲遣異父弟久松定勝母氏泣曰渠兄曠宇駿河
而囚于甲斐冒雪逃歸趾裂指墮神祖惻然改
遣公子秀康時年十一秀吉大悅以養秀康為子冒姓羽
柴予秩万石十三年乙酉春二月神祖城吉良三
月神祖患疥日劇懼不起召大臣屬後事本多
重次入見荐一良医甚言之弗聽曰醫技已窮今
復何加禱福在天怖死妄作是不知命也重次艱
然厲声曰前医不必去遣治未定以人事而輕自取
決非臣所知且君如有不讳孤幼而国疑就敵豈境
其亡必忽诸臣不忍坐視今且自裁以為地下前駟
遂具而出神祖遽命左右止之即召医請灸重

次助灼艾一夕潰而愈是月羽柴氏命將擊根來
寺其僧徒來奔者二百人神祖皆令还俗為士
卒夏五月神祖論長久手功行賞有美初秀吉
欲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夸之寄咸係源氏秀吉
病乞於皇求為皇利義昭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
許焉秀吉自冒平氏更冒藤原請為関白既而
羞濫冒姓乃更為豊臣氏秋七月公子秀康進
從四位下任左近衛少将初真田昌幸以上田畔渡
降上杉景勝因送款于豊臣氏秀吉下教於景勝
為之援神祖命大久保忠吉攻曾根上杉氏兵守
牙城昌幸自嬰子城樹柵諸巷設覆城外令誘

騎接戰佯逃我師爭進入城銃手自柵內叢射昌
幸又率兵巷戰會誘騎及兵上杉兵四面萃擊
遂敗績昌幸引還次城外我師結陣曠日相持九
月我師引還忠吉苗与松平康国守小諸冬十月
石川數正叛載擊奔大阪小笠原貞慶與數正通
謀以深志叛十二月貞慶以上杉氏兵攻高遠城
主保科正直大破之 神祖賜到賞令十四年丙
戌春正月十日 神祖如岡奇豊臣氏使織田
信雄長益羽柴勝雅數來請以不覲 神祖怒豊
臣氏譎詐弗許曰若等重來不得生還使者及
命恃豊臣氏怒惶恐蒲伏秀吉夸然曰剛我家

康蒲生氏郷堀秀政爭勸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
日一夜四更猝與促召信雄勝雅親曳衣帶出曰
孤有一計欲使澁川氏來二人愕眙問之秀吉曰澁
川氏未有継室今以吾妹配之彼愚不棄曰妹氏安
在曰佐治氏之妻也佐智多智慮孤曉以國家大
計必聽命翌日令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喻皆佐治
對曰君父之命維不道而去所逃也遂絕昏而自
殺二月秀吉遣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大野雄光
富田知信來曰不赦有妹新寡願致之貴邦侍
執中櫛別付淺野長政以密教継登四使抵吉田
因酒井忠次以告忠次為固請焉 神祖頷曰匪

寂昏媾二十日見西使於吉良曰願得三條約而
後婚請自不言使者曰長政受密命在清瀆馳以
告之 神祖書約示之其一曰不得以豐臣氏出為嗣
其二曰不得以長丸為子其三曰實人不幸蚤即
出群臣輔弼按邦豐臣公善遇以尺壤寸土茂
有移割長政曰實君亦親登三條以授臣乃出於
袖流之則皆合矣 神祖喜而許婚二十七日織田
信雄來拜成三月 神祖遣本多忠勝納幣於
京師秀吉大喜賞賚甚厚十一日 神祖會盟北
条氏直于三島豐臣氏猶難測故也命撤沼津
郭曰典氏直益暱疆場曷備而飯夏四月二十日

夫人豐臣氏至自京師 神祖使榊原康政如京
師拜婚館于富田氏 知信 秀吉夜就見曰小牧之
役子作檄極醜詆孤欲獲子以甘心者日久矣今
見子面宿憤頓銷重為之禮而飯之秋八月秀吉
遣人密致手昏早辭請西上且曰侯如未諒孤意
當以吾母子為質 神祖依違答以九月秀吉使
淺野長政等來申前約 神祖許以秀吉大喜秀
長諫曰以母為質如何秀吉哂曰非汝所知也冬十
月 神祖還中納言以秀吉請也 神祖戒西上
群臣皆諫 神祖曰豐臣氏天授霸王強兵之抗
亦不知命也且彼待我之厚既求和求婚又將質母

而猶慙想是亦怯懦於天下也十三日遂發抵岡崎
從者萬餘命大久保忠吉石川家成輔吉子秀忠監
國二十日豐臣大夫人至岡崎我夫人性渴為井伊直
政奉待恭順而奉多重次每伺候辭色俱厉大夫
人懼為秀吉命脩橋道館舍餽粟丘積二十七日
神祖至京師館茶屋晴延秀吉及從者數人夜
半造館就臥內拜曰自長篠之役不相見者一紀
海內擾今侯一為萬民屈以成不敷之業何貺如之
乃呼行饌品親嘗以進盡歡而罷連宵頻來贈
遺甚厚秀吉從容問曰孤既粗定禍亂諸豪畏
孤威而未有心服為處之奚若 神祖對曰要在

不失義而已矣義之所立人必甘從為秀吉稱善最
後請曰詰旦欲行賓禮侯顧假以過遜以為諸侯
率十一月二日 神祖謁聚樂秀吉大會親戚功臣
設臚句列侯在京師者皆陪位 神祖掬躬委
贄儀節甚恭列侯相視而喏竊相謂曰豐臣公
威靈之赫不可不崇奉曾母而來者猶如是况吾
侪乎三日秀吉享 神祖四日豐臣秀長享為
及酒酣秀吉猝至楮袍朱領親點茶乃曰孤將
遷侯祖于聚樂遂與俱出時浮田秀家諸侯以
次列門外秀吉賜言曰孤欲過母氏之冢故使德川
侯早之國秀長躡 神祖足 神祖進之楮袍秀

吉故辭曰此是戰袍非燕服矣 神祖曰家康在
焉使敝下復戎服哉秀吉覽尔狀而授以顧盼曰
此侯使孤不復介孤得律堦衆皆稱萬歲四方
聞者莫不震懼秀吉親与石川數正謝罪請令
執謁 神祖電勉從之秀吉又為 神祖起第
于二條使秀長助役給近江之三萬石以為朝
宿邑予酒井忠次宅一區采千石秀長使其居
藤堂高虎董役故高虎始暱于我五日 詔陞
神祖正三位遂推恩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
康政本多廣孝大久保忠鄰永井直勝並叙爵
從五位下我大夫士得官階實賴于此頃之秀吉

喻鳥居元忠以命爵之拜元忠意豐臣公勒恩意以
結外臣乃固辭曰臣東海鄙人不困儀節且足不良
不能膺爵位 他日豐臣公歎以羽柴勝雅之女妻中元忠之子
忠政元忠辭曰臣族策名於弊邦今使兒有君非私心
所願也敢辭豐臣公弗能強焉 十四日神祖及自京師
會井伊直政護送豐臣大夫人嚴而有礼秀吉大
悅厚賞以有勳本多重次之橫者集為罰以之
秀吉哂曰德川氏多律士是其所望也十二月
神祖從居于駿府土岐定政鎮濱松板倉勝重為
駿府監官十五年丁亥春正月朔 天皇即位是為
後陽成七日小笠原貞慶真田昌幸再降于我是

日豐良秀吉將親伐以薩摩 神祖遣酒井忠次
如木阪餞島忠次拉貞慶昌幸而往夏四月
神祖遣本多廣孝聘于豐良氏師遂從圍山石
先登有功秋七月秀吉親旅而歸 神祖如比叺
師賀之八月 神祖陞從二位遷大納言世子秀忠
加元服 詔叙爵從五位下任侍從兼武藏守十七
日 神祖及自京師冬十二月二十八日 詔加 神
祖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是月小早川隆景封
築前隆景獨苛改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及
側布寬大之政務其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嘆
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野足利季規千名島投屏

序建孔廟行祝奠之禮使士大夫庶人入學親臨勸
勉為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十六年戊子春二月
神祖朝京師公子秀康遷左近衛少將夏四月十四日
天皇臨豐良氏聚樂茅 上皇及諸皇子宗室二
宮妃嬪皆往秀吉迎扈 神祖及文武百官皆從
焉井伊直政時陞四位侍從故与通炭列衆皆榮
以 天皇苗累日 詔使神祖及信雄秀長秀次
秀家班清華之上十八日 天皇還宮二十七日
神祖及自京師六月豐良夫人有疾并豫 神祖
及夫人豐良氏如京師九月 神祖及自京師苗夫
人氏侍大夫人冬十一月伊達政宗使人來通好

神祖嘉其遠至善遇以十七年己丑春正月

神祖薨于中泉初甲斐將土屋直村死于長篠其弟昌恒死于天目昌恒有孤兒家人以之奔駿河托兒于清見寺

神祖過寺見出奉名訊而知之乃載還謂女子曰以曾之為汝近侍

後封上總之久留里二万石之地真田昌幸以子信幸質于我二月 神祖如

京師夏五月結城晴朝老而亡子秀吉乃使公子秀康為義子十日 神祖及自京師二十三日大須賀康

高卒 年六十三 北条氏政不朝京師秀吉將舉兵兵

正不廷之罪氏直曰 神祖謝罪秀吉不聽十八年

庚寅春正月女子秀忠如京師并伊直政酒井忠次

内藤正成青山忠成從焉十四日我夫人豐臣氏終于

聚樂秀吉以戎事倥傯秘不祭喪密葬于東福寺

謚曰南明 年四十八 秀吉見我世子于聚樂秀吉曰

佳兒、携而入命夫人淺野氏尽更衣髻手授金飾

刀而出曰質变文德川氏必喜因言二三子德川氏慙

实以其北条有姻送阿兒擬質孤豈疑德川氏耶

厚贈遣歸二十三日女子及自京師 神祖曰豐臣

氏不當長九是欲假途於我征北条氏也遂命本

多重次正信埽脩焉 于畿豊臣氏使者果至

神祖令伊奈忠政監道里命造浮梁於富士川二

月 神祖調歩騎二万五千作軍令十余條使所

過秋毫未犯大誓士衆而後發織田信雄上杉
景勝前田利家皆癸三月豐臣秀吉率兵十
七萬出京師二十八日抵伊豆分兵信雄攻斐山秀次
攻山中 神祖乃從間道躡管根攻新莊足柄鷹
巢皆潰北条父子恒怖夏四月朔我師破湯本竹
浦之戍皆奔大师進至小田原北条氏女臣松田憲秀
者叛潜使人謂秀吉曰我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即營宇
此下瞰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間為志秀吉大悅
賞而遣之遂發役共攀石垣設梯擗糊粉等于牆
身以代雪一夜而畢隨伐前樹則城中可指點北条
之兵駭以為神防禦術究九日秀吉移營于石垣

典 神祖登樓曰北条氏在吾脚底表之百矣
將移侯封于斯関外八州 神祖拜謝秀吉耳
語曰侯移封于斯八州亦將居斯城典對曰居焉
曰斯城令人守之可矣吾聞距此二百里有江戶
沃野廣衍控河擁海宴形勝之區侯宜居于彼
神祖曰諾哉秀吉使諸軍圍城數重軍中流
言 神祖与織田信雄通謀于北条氏我將士
皆危惧秀吉乃從左右數人來將 神祖造信
雄營尽歡而还訛言輒掇五月軍中糧乏長束
正家能轉輸焉 神祖歎曰正家蕭何之才
豐臣公善用之矣堀秀政之從軍也沿道差以

購牛數十頭衆異之及大兵逾管根輜重困嶮
秀政独以牛運令人服其智秀吉患北条氏不
下小早川隆景謂秀吉曰醞酒犒師下令軍中
更番之餘随意高令使衆多倦色則城中知我
食多士樂竟當不戰而屈秀吉曰善乃用其計
日夜纒士卒歌呼之声往微曉城中益困二十
一日淺野長政与我诸将攻集外城本多忠政率
十六刺城将妹尾兼延殪之鳥居元忠進薄牙城
死傷百餘人二十二日守将乞降曰诸君皆勇不可
敵矣而鳥居君最猛願致城於鳥居君元忠乃受
降六月佐竹氏岩城氏相馬氏秋田氏聞西师勝皆

震怖送款于秀吉伊達政宗從百余騎間關赴
行營秀吉真之山谷使人讓其專橫命恚致
其侵攘之地政宗謝曰死生唯命況土壤乎秀
吉乃召見慰勞且曰卿在少戰未觀孤軍容也
乃親與臨絕壑指点列營然后遣飯左右僉曰
是放帝深山也秀吉哂曰我示之堂之陣彼
惡敢当我哉政宗退謂其人曰豐臣氏天授霸
主我矢不携截二十二日井伊直政鑿地道入城
設伏道旁縱火合戰而走城兵追尾遇覆大
敗二十四日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北条氏之城謂
氏政曰斯城子立危在旦夕侯若能幡然覺悟舍

遂取順則存侯土地四之一顧侯早苗令氏政井
聽曰實人跨有八州者數在令削其六不如死
愈秋七月六日氏直誅松田憲秀叛致城造

神祖營蓋不得已也七日秀吉命撤圍悉出其人
九日氏政与弟氏輝在醫師安拙所十日 神祖整師
旅入城十一日秀吉使人通安拙宅氏輝見使者曰我
既知為請浴而入与氏政俱自裁秀吉梟其首于
京師封氏直于河内万石之地尋病卒与嗣夫人良
正氏太飯于我秀吉從神祖之封于伊豆相模武藏
安房上総下総上野下野八州使其統内邑主里見
忠義皆川廣熙宇都宮國綱為附庸割旧封之

地万石為行踏敗獵之地又近江九万石之地為
朝宿邑從織田信雄于我旧地五州信雄辭不受
秀吉曰侯非治國之材乃放之秋田出羽其餘行賞有
美秀吉謂 神祖曰本多重次数不遜於孤蓋為孤
罪焉於是 神祖齋錮重次秀吉適鎌倉詣鶴岡
命啟源賴朝祠龕拜之曰公發於源竄孤發于行伍
俱不階寸土而得霸于天下公則吾友也三折像北月
而出八月朔 神祖解嚴入江戶悉除北条氏苛
政示以寬簡與民更始統内悅服然后改定群臣
封邑論功行賞云九月朔秀吉巡視諸州自陸奥
及于京師是月 神祖發使者如京師致仰地秀

吉擊節款曰是何神速願座曰德川氏外事非
人所能及者如往冬十一月 神祖遣結城侯秀
康討陸奥之賊神原康政為先鋒十二月二十八日
吉子秀忠陞從四位下侍從尋遷右近衛中將十
九年辛卯春正月 神祖朝京師拜後封二月十
五日 天皇賜香於 神祖之入拜侍賞花宴
二十一日 神祖及自京師 秋七月 神祖率師
征陸奥賊神原康政將前軍本多忠勝將次軍
井伊直政監軍 神祖次盤手 陸奥 伊達政宗下
賊二城蒲生氏鄉下三城上杉景勝下莊內賊秋田
實季援冷九月直政与氏鄉謀令林宗廣掠安集居

民七日諸將會南部信直圍九部政實于福岡地
嶮絕血戰累日而不下殺傷相當政宗拔佐治
莊內土寇復起掘險斷景勝歸路景勝擊之殺
賊魁傳首于京師冬十月三好秀次及 神祖巡
視諸邑而凱旋是歲豐臣內人幸男秀吉受甚矣
吉幾見夫秀吉悲泣歷月不樂乃欲以大奉慰無
聊時明主胡鈞昏懦國多奸臣紀綱大紊秀吉聞
之意決其報朝鮮王昭書曰孤欲假途於貴邦大
奉入朝王其為御導朝鮮奉國絳騷十二月秀
吉大會列侯群臣率尔言曰孤將航海遠滅朝
卿等以為何如浮田秀家知其不可諫前曰善

是神功已來之大事也。耀我兵威于殊方，非公而誰。衆皆許諾。秀吉大悅，奏請外征。遂命九鬼嘉隆及沿海侯國，皆具戰艦，峙糧芻，豐足。大夫人聞秀吉航海，憂不食，屢諫。秀吉患之，乃輟親征。趣命建行，其臺於名護。肥前是月，我子秀忠，遷以爲。遂其右近衛中將，兼武藏守。如故。秀吉以三好秀次爲嗣。俄上表乞老，以秀次、齧、閑、白、群、臣、稱。秀吉爲太閤，始行。金大中、小三民便。秀吉定軍令，侯兵凡十五萬。明年三月，恙會名護。露分既定。文祿元年壬辰春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以旗。有南無妙法蓮華經之

章。小西行長，賜以駿馬，並爲外征先鋒將。二月，

神祖率兵萬五千，登汗戶令。柳原康政輔。子秀

忠，監國康政請從。神祖不聽，曰：苗守重任，非汝

不可。封公子忠吉于忍十萬石之地。三月，神祖及

諸侯，赴名護。二十六日，秀吉登京師。時兵草日久，

上下事武知字者，唯僧尔。是以僧承允。相國寺靈

三南禪寺，永哲。東福寺。從此行矣。夏四月，秀吉至長

門之府詣。仲哀神功之祠，而入名護。行其臺。十二日，諸

軍發名護。神祖及前田利家、上杉景勝、蒲生

氏鄉、結城秀康，最上義光，從秀吉于行。其臺，遂爲

所援。十三日，風逆。諸軍船泊壹岐。小西行長，潛在發

船抵對馬及曉加藤清正等賞之大急飛衝
亂連釜山浦朝鮮地名行長拔釜山城進拔東萊
梁山鶴院黑田長政陷于金海城二十七日陷忠州
城晦日朝鮮王昭吉子某奔平壤加藤清正及諸
將會行長于忠州遂分道入平都行長自東路清
正自西路五月三日行長入都城圍然守以乃分兵守
岬門四日清正至都城圍行長既入乃率兵而北至海
寧獲其王子肆及璋留置軍中進之飲饌即馳告
告於名護行甚至六月朝鮮王荐告急於明是月
秀吉又出援兵万二十四日加藤嘉明諸將与李舜
臣戰于金羅海久留島康親死我師遂大敗七

月明將祖承訓史儒典行長戰于安定史儒中銃
丸而死我軍餉乏告急於名護秀吉會諸將曰外
征諸將皆不勝任孤當親征留而統太政德川侯其
人也侯一人在島孤之內顧憂孤以木兵帥中軍以前
田侯蒲生侯為左右軍將服朝鮮滅明猶運諸
將也御尋吸具所艦 神祖弗懌曰實人自幼
事武未嘗以懼恐自撓今公與諸侯航海實人獨
遺落在此何恥如黑田孝高進謂 神祖曰豊
臣公狂矣君侯勿以為意秀吉寤怒蹶起援刀擬
斬孝高利家氏鄉黨裾諫曰不須公下筆不敬
之罪請緩正典刑孝高神色自若曰殺我而有益

於國家則殺焉晷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公戡定
億兆歆息省乃粹與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民
忍痛荷戈老弱渡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遺徵
歛去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公一航海則群
盜乘虛蜂起上有瓦解之心下有土崩之勢天
下危棧敗澄一朝而駢至德川侯獨苗亦末如
之何顧及今夜羅外征之師振旅系師縮凶峇
布寬其典民休息實國家幸矣秀吉滋怒利
家氏鄉黨孝高退孝高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
急警秀吉聞警大愕急召孝高曰善甚軫鄉
遣錦男如肥後援勦顧 神祖曰長政猶少請

假本多忠勝 神祖乃令忠勝從焉既而備後

界與西以計紹斬賊長 薩摩人海北宮内 予以長政忠

勝途歸秀吉與西祿以自秀吉之西大夫人憂

念成廢穀以為秀吉既入朝鮮左右說之不信疾

大漸惟危秀吉併程歸親晦日至京師則大夫人

既以二十五日終秀吉哭之慟引咎悔恨 葬于平安大

油寺 我子秀忠如京師會是日 神祖遙授

經畫大城于汗戶八月小西行長與李光翌李賞戰

破之浮田秀家拔翔寧獲其守將沈岱首筑紫

廣門戰于全州斬其守將鄭港邊志井明主聞

我兵鋒不可當也歛以講和紓事乃遣沈惟敬

至朝鮮以書報我師果辭請和致金幣行長
悅求而遂與宋義智等陣于平壤城北十
里威設軍容惟敬從家丁數人至矯情示不懼
行長曰若欲定和遂當亟使使者航海乃約數
條惟敬務欲弭兵以自功曲意承當志若如響
因言歸取報而來期以年旬請以平壤西北十里為界
日本兵不得出朝鮮兵不得入即踰期不至任客所
為行長許之乃以木標之而去時蜂須賀家政管
忠州与元豪戰于龜尾浦敗衄石田三成將如
平都與邊志星遇敗于馬灘毛利高政獲元豪
于春川福島正則部將守慶州城朴晉夜潛放

天砲

名曰震天雷

於城中巨丸墜中連眾怪聚觀

須臾火藥發震激若雷鉄彈四迸死傷百有余
人守將惧而奔城九月三日地動九日我子秀忠
進從三位中納言冬十月秀吉再赴行營十一月
鍋嶋直茂与李季得戰于咸興希得敗遁明得
沈惟敬報而和議未固以天方寒人多勸出兵明
主令李如松及弟如柏如梅練兵出師石星獨
持和議使惟敬復往振動靜行長在平壤曠
日引久惟敬過期不集乃怒戒戰剋期渡鴨綠
會惟敬至苗省城中行長傳譯密議累日而
去語秘不傳十二月李如松至遼東惟敬見如

松曰和議既成行長請撤平壤以大同江為界
如松銳意於戰以惟敬為惑眾吐欲斬之其下
曰藉惟敬結敵而蔽之可也如松乃拘諸營
誓師渡鴨綠江是歲神祖封公子信吉于佐
倉下總四万石之地封外孫奧平忠明于小幡上野
三万石之地神祖延藤甫于行營敬而問李甫
字欽夫定家十二世孫号懼當潛心於海浩圖國之書
寄食于播磨細川氏二年癸巳春正月朔李如松
遣別將查大受抵順安佯報我軍言如後如
約沈惟敬且至玄菟以待慶曰扶桑息戰服
甲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

^請早太平花行長遣牙將迎惟敬大受飲牙將酒
醉而殺之行長大駭遣小西如安詰如松見之
慰解还令五日我太上皇崩六日如松率兵至
平壤典行長戰行長敗績小早川隆景聞之將往
与之戰曰使明將知有小早川隆景者不亦愉快乎
二十七日如松陣于碧蹄館隆景奮曰是我展力
之秋也率兵邀擊前隊皆斬隆景大呼厲眾擗矛
鼓噪山壑為震敵皆披靡毛利元康秀包典立
峯宗茂以左右翼衝擊敵軍益乱明兵短而
鈍我刃長而銛加以勇怯異科去不一當百抗者
即斃明兵大敗如松奔州城二月浮田秀家遣

以敗音州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焚黃山倉積粟
我師始寤是月秀吉聞明師大至使黑田孝高
淺野長政加藤光泰細川忠興毛利秀元赴援
三月諸將會談石田三成曰今餉餼既乏敵兵又
濟修津而屯漕路梗絕宜棄國都退保釜山浦
以竄海運清正曰辛苦得國都豈可棄哉我
以孤軍八千破女直劫虜數萬如拉枯振落朝
鮮鼠輩何為當擢臨津取其食耶三成素嫉
清正多功乃作色曰子能以子兵往為乞勿乞他
軍援清正曰諾遂以其甲夜襲修津殊死戰大
破之悉馱其粟豆于馬牛而還三成益不平李

如松自碧蹄之敗氣大索夏四月如松遣惟敬
渡見行長申以前條約以七事一曰歸俘蓋送
還朝鮮王子也二曰割地蓋割慶尚忠清全羅
三道為日本之地還其他于朝鮮也三曰入貢四
曰封冊蓋備足利霸主義滿故事也餘三事秋不
得諸將皆不學文故以入貢為鄰好之禮封冊
為典臣氏帝於明國是故受約惟敬欺罔百
出請先撤王都兵以為信諸將勉強從之十八日
我軍縱火城中而退二十日屯釜山浦列營于外
為攻頓之計朝鮮之民至是饑殍甚多秀吉
聞大友義統波多信時之怯並棄其地以罪乞

五月明遣谢用梓徐一贯沈惟敬来请约秀
吉闻以已为明国帝之说折然许之厚享遣使
令小西如安偕往遂命外征诸将归得欽兵以待
和議之定六月加藤清正还朝鲜王子肆琿诸
囚清正待之有恩皆感泣而去 王子肆琿等回国
都後贈書清正以謝之是月诸将從秀吉命攻晋
州乃退待约秋七月李如松班师石星闻我师拔
晋州疑和議敗拘小西如安於遼東八月豊臣
内人浅井氏生公子秀頼於大阪秀吉大喜以
軍務委前田利家而興 神祖同还大阪闰
九月我吉子秀忠如京師冬十月 神祖如京師

二十六日还于汗户是月朝鮮王昭復歸国都十一
月加藤清正意小西如安久不還和議不成又攻
安康破之秀吉收朝鮮之馘封于平安方廣寺
前为京观十二月 神祖延聘藤南圃講定詢
訪治道三年甲午春正月秀吉城于伏見課賦
役於海内诸侯二月 神祖如大坂豊臣秀次大
逆去道黑田孝高蒲生氏郷諫之弗聽三月秀
吉如吉野賞卷 神祖及诸侯送焉夏五月
神祖如京師秋九月大久保忠世卒 年六十三 我良正
翁主再嫁池田輝政四年乙未夏五月 神祖將飯
江户留吉子于京師密囑曰秀次之惡稔矣难将作

汝聞變則當_三逃往伏見豐臣公倘及難徑奔大坂
秀次以甘辭來招慎勿聽秋七月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短秀次於秀吉秀吉大怒五日昧爽秀次
使人來我邸戒女子朝餐去井利勝疑有變辭以
世子未與使者去女子傳大久保忠鄰令利勝奉
世子奔伏見使者復來促忠鄰曰我女子赴約
于伏見秀次聞之愕然秀吉見我女子悅曰有是
哉德川侯之子也乃遣人來告變秀次臣吉田脩
理者私語秀次曰君能行大事秀吉聞之發怒
投秀次於高野廢為庶人秀次自殺 神祖聞
變戒嚴赴伏見九月我世子秀忠夫人淺井氏

嫁自木坂 淺井長政之女謚曰崇源 是月 神祖內

人志水氏 宗清女 生公子義直 尾張侯 明主刻日

本國王印具冕服以李宗誠為封冊使揚方其
為副沈惟敬為從事至朝鮮請我撤兵諸將
不得已撤諸戌會釜山以明情叵測未敢旋師
小西行長亦創平塚詭計不肯見宗誠方其明
又屢促其行二使怵惑惟敬辭以風潮不復迂
迨竟歲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
報款高沈惟敬謂二使曰吾先往定禮節乃從
行長渡海二使益疑惟敬私獻曲意臣公以蟒衣
冠地圖武經及善馬三百佞媚百態弥縫封事而

去二月秀吉命諸侯脩築淀河堤坊明二使日桓
涕泣思取李宗誠最怯懦惟敬敬專事仗人理
之曰封事壞日本將來捕夏四月宗誠微服遁
去楊方亨泣問計惟敬曰第依我一意奉承日
本人已乃收宗誠衣糧金帛馳使報冊封禮節
完明主以方亨充使惟敬為副使石星多祭
銀絹資惟敬厚存問其家惟敬請朝鮮王祭
使朝鮮知和議未固弗聽強令乃使黃慎者隨
五月八日 神祖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三日秀吉
以公子秀賴朝見 招秀賴為從三位中將六月
明行人發朝鮮我將乃置戍于釜山而凱旋加藤

清正與石田三成有卻小西行長與三成善行長欲
陷清正嗾三成搆之清正歸自朝鮮秀吉怒不
覓焉清正造增田長盛曰聞道路二豎進諛
將賜死于我、有功之罪子所知也請子為申理
長盛不禮且曰子欲誦雪莫若與石田氏親憾
清正曰子則無禮又使我屈奸人我有死而已矣
拂衣而起俟命私第秋七月三日畿內陰霾四
塞大風揚砂雨毛十二日夜畿內大震山崩塚裂
泥涌水溢民舍墊頽人畜死者每算伏見城壞壓
死數百人加藤清正率役徒二百人馳入則秀吉與
內人在蓮喜其夜來清正因自叙戰勞訴石田

小西之誣秀吉見其瘦黑法然墮涕清正曰夜間
倉卒臣請備非常秀吉領之乃分士衆守中門
石田三成等至不納三成忿而爭之秀吉聞之目清
正曰勿禦三成清正乃賜声曰令短小佞豎入明
日秀吉出清正親詰問軍事清正志答如響
皆有所執秀吉攬涕曰汝自褲襪長我膝下所為
皆能肖我遂善遇之 神祖語秀吉曰去盍馳使
省尚官禁秀吉曰善孤當與公親往遂出左
右不屬而 神祖馳從如夜近臣行扯 神祖袖
者數 神祖不顧眄秀吉解劍授 神祖曰步
履甚憊以煩送考 神祖捧持固辭焉乃授井

伊直政秀吉鹵簿亦隨至秀吉笑顧本多忠
勝曰德川氏醇良孤審知其安奉退朝過方
廣寺塑像摧裂秀吉手罵曰瞿曇我與天
使安汝于此將以祈國家之福今軀且不保不與火
甚矣祭乘矢而還十日秀吉命備伏見城改作
中城于木幡山賦役諸侯益窮泔麗八月明行人
揚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見秀吉
怒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効三道是給我也當
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張黃
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秀吉引見明使者諸侯
皆倍位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

位衣冠五十余具行長與二使入二使駭其壯麗
振恐服行秀吉親慰勞之二使以為誚讓流汗
蒲伏不能前行長喻行禮三日纒使使者秀吉喜
謂我威畧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使
神祖及諸侯皆以倅次著明衣冠以行禮惟敬等
謂秀吉公既受封款局圖備既罷秀吉令僧承
兌燒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不如惟敬說
請姑修文隱滯緣筋以完事承兌曰是大事不當
滯進通令至曰茲特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怒变
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卷抛地罵曰小西堅子
誰我日本在我股掌为霸为王異邦人何與焉乃

以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息負義与敵通謀
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貸以謝天下行長戰掉与
復人色刮席对曰臣罪万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
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数通以証
承兌尔委曲救解秀吉怒稍释以三成方籠
事寢不問四日秀吉命驅使人歸國下令再征
朝鮮使西南諸侯还治兵以次年二月為期沈
惟敬以江渡各屢因行長求之不得也秀吉愜
明使梯航遠來遣柳川相信追贈銀物移書
朝鮮責其罪謂黃煥曰再征之命既下貴
邦速納王道王子亦不可不早來謝煥大畏惟敬

猶意其虛喝行至名護見倭戰艦始失色鞭
笞而去朝鮮馳告變于明楊方亨既還畏惟敬
詭變日本受封而私多市蠻貨以為日本貢物
又偽撰豐臣秀忠謝表以進案驗潦草衆皆
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方亨首實惟
敬慚恨明主置而不問冬十月酒井忠次卒年七
十二 神祖以女配會津侯蒲生秀行二年丁酉
春秀吉禽元帥小早川秀秋及加藤清正小西行
長諸將再征朝鮮、諸道騶散國王昭奔海
州告急于明、主聞之大驚以讓沈惟敬、佯
曰是亡他志祇責朝鮮每禮耳不久當去乃

遣惟敬先如朝鮮因說弭兵明諸臣爭攻石
星倡對辱國之罪明主悟下星獄初惟敬欲
權以收功約割慶尚忠清全羅三道而朝鮮
實不受命明亦不知也是時我日求三道惟敬甚
窮又聞星下獄不自安所言反覆變幻朝鮮人
最切齒焉夏六月小早川隆景卒年六十二遺狀
戒秀秋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與外
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
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秀吉下令諸
將曰朝鮮不奉約則埃八月敕襲進兵取全羅
沈惟敬在南有聞之贈香加藤清正曰我大兵且

至不若早退師清正答書曰朝鮮人怯懦不足
與明人快戰一場乘勝入明一卒怒彼京何
慶如之惟敬震怖知禍逼矣明邢玠總督軍事
素嫉惟敬恐其再生變誤國令別將楊元率兵
如南原惟敬奔元追擒之下獄伏誅秋七月我將
藤堂高弟脇阪安治加藤嘉明攻唐島破之八
月小西行長與朝鮮元均戰純影島風怒行長
回舟偽遁均軍舡進至加德島上斷行長及擊
斬獲多算加藤清長自西生浦入今羅泊道城
堡望旆奔散進与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
獲其二將我師遂分二道赴南原毛利秀元兵行

長為先鋒自密陽浮田秀家兵清正為先鋒
自雪峰朝鮮將權標等屯雪峰聞清正至
軍中驚呼曰夜叉上官渡來皆奔潰師遂傳
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島津義弘加藤嘉
明當之愚衷不能出我師圍南原守將楊元力
戰累日十六日我師莫不埋輦鼓噪而登元跌
足遁其兵皆死全州聞南原陷州民作亂二十
日軍進薄全州愚衷懼奔州瓦解國王昭起
李舜臣於獄以為水軍統制使舜臣入全羅道
間行達珍島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臣至大喜
遠近投集我別將管正陰又四郎率二百舡追勦

其舜臣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艘載大
砲摩衆健聞我兵大敗正陰死之舜臣進駐古
今島得糧万余石又募民鑄砲造舡綏御有
方島中散實明將陳璘至璘性兇惡舜臣待
之禮恭法嚴每接戰讓功與璘、慚服推舜
臣為名將事一洛稟无所掣肘九月朔毛利秀
元進兵全義館黑田長政為先鋒燒美近邑七
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栗山利安備後後藤基
次又兵衛與明揚登山牛伯英遇舞榭血戰殪
數十騎長政馳之登山伯英退踰川英生合斷橋
而陣我師憑而進生等卻走會明將李益喬

劉過節未援兵氣復振黑田部將母里友信
太兵衛原種良弥左衛門管正利六之助健剛陷陳
毛利兵亦至明師遂敗走日既晡我師亦卻而
罷一日黑田氏營驚擾誰呼長政謂敵來襲
介而棄埋瞰之有帟入廐食馬也頃之管正利
單刀跳進砍之帟傷而益傷正利殆不免後藤基
次舞刀繼之擊殪之長政弗懼曰勇則勇矣然
渠為偏將佐我任國事者今舍生與猛獸格何
哉二臣乃服冬十一月明邢玠分兵騎為三協李
如梅將左協李春芳解生將右協高策將中
協朝鮮王爾分馬步屬之我加藤清正圍之留

加藤精^清兵及毛利氏衆完蔚山墨躬往西生浦
巡役十二月明楊鎬麻貴率三協次慶州分中
懷軍于老陽以備釜山二十一日以左右協攻蔚
山土功未畢役夫狼狽入城清兵接戰大血
挺身而返閉門堅守淺野幸長率所部將之
蔚山至矣陽其明軍隔山而宿明人夜潛兵
掩我後軍取之迺始覓敵在近幸長怒揚策
馳之部下將諫曰衆寡必不敵請直入蔚山布
輒環山冒明陣戰不利且聞且走以達蔚山
與島山連墨敵迭進攻之益急諸將捍禦甚
力殺傷數千人我兵亦多損傷既而食盡城

正

中大宥清長在機張幸長馳使告急清正驚
曰長政氏嘗托男幸長於我不可不出死力矣
乃勒兵五百人齎米鹽鞭箠而騁與敵哨艇
遇擊走之敵在岸上者數萬懼不敢感遂得
入城二十六日敵合兵四面仰攻城中投以大木巨
石墮數千人敵懼而退清正夜出斫敵營復大
獲二十七日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敵自城北山
上瞰視城中相距六七百步以佛狼機狙擊丘上
藥粉者數人衆愕眙欲避清正堅坐叱曰弗動既
而丸復至逆兵前清正自若敵謂失準低乃擣
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清正曰可也其衆爭起而下

敵望見大喜準此頻、虛放衆服清正膽勇
抵警敵休戰分兵斷汲道城中屑紙和雪咽
之時天寒敵亦凍死數千人一日昧爽敵設伏四
面焚攻具撤圍而走諸將欲追之清正望曰是
誘我也軍後去殿拳火亦走且乘曉將威我
於明也固閉不出既而敵多從林薄出圍復合
衆益服清正以救援未至佯約降緩師黑田孝
高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人報奔山往援亦早川秀
次率步騎而發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陝阪
安治將兵自冒原小西行長以舟師自海上孝
高使長政會師于西生浦刻期同救蔚山明規

梁山虛駟朝鮮人來襲孝高連戰卻之故霸
主足利義昭卒于鞆年六十一我本多廣孝卒年
七十三年戊戌春正月二日立卷宗茂夜襲般丹蕪
之明牧務遼道三日小早川秀政與諸將鼓行
指蔚山明揚鎬道四日黎明後藤基次出謀烏
濟水得一馬鞋曰是邦制也即回獻之曰騎有濟
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麾衆而馳直蹙明後軍
大兵從之三面夾擊敵大敗績弃甲仗輜重如
山我師追之逐北斬獲多莫明將唯吳惟忠茅
國畧苦戰殿後故敵有得脫者我清正望見隻
黑徽号為誰曰黑田氏也清正笑曰此夫特壯秀

吉從容謂前田玄以曰貴賤誰生死雲於月風
於花人說茲鬼為抵掌孤欲以三月賞花於醜
酬山令婦女不出閨閣者遊騁乎山間供帳萃
盛飲饌豐美以窮中一日之驩乃命諸侯大繕三
寶院飾山谷開林麓起臺榭鑿池沼務使資
用充物之所缺為二月明萬世德張榜鄧士龍
率山南兵至邢玠分為三路以扞蔽釜管東路
則清正拔蔚山益築西生機張西路則行長
據順天與南海帶相望襟帶山水最為扼塞
中路則島津義弘拔汗川北控晉江南通大海
為東西聲援行長水師番休濟餉來往甚便三

月秀吉遊醜酬山在子秀賴及內人皆從焉上
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醜飲之隆前代之比
秀吉頗倦外征使人如朝鮮量留小早川秀秋加
藤清正小西行長島津義弘淺野幸長兵十萬屯
島其餘皆撤還五月秀吉命再造方廣寺大仏
嬰疾而亡六月秀吉疾病召淺野長政前田玄以
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孤聞列侯其我群
臣交為離隙心相危害孤不在禍且作汝等居間
使同心輔我見十六日大會列侯及群臣五子出傳
命衆皆曰我公千秋後當勅力奉嗣君誰有異
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執不敢領命再三喻解
弗聽五子復命秀吉愀然曰神祖告之曰此煩

德川氏 神祖出申命衆對如初 神祖作色厲聲曰諸子明言勦力奉冲子麻有異心乃各積怨毒心豈一哉心既不同何以勦力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衆皆懾伏稽首曰謹聽命 神祖及命秀吉大悅命悉賜食使五子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衆爭席等班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忿爭喧嘩一氏親正周旋調停不能制入告 神祖 神祖復出按劍曰豊臣公悅諸子奉命辱沒斯纒乃今若此大不敬予既為諸子所賣復何顏見豊臣公在間皆敵我意決矣顧五子曰趣圍四門衆振

恐失色同辭謝罪遂獻酬如儀叙歡而罷明日秀吉聞之見 神祖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辨之公之恩威素服羣心亦可以見矣吾兒稚幼後事不復慮公幸按孺子以鎮靖海內 神祖亦歡款而退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二十二日秀吉召見慰勞焉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美秋七月秀吉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諸臣無所統一旦海外補結班師既不易外國或乘我喪追亡來犯亦未可知内外公崩变故叵測能靖此難者唯有德川氏不若迨今撰以大任之命我家亦當賴以保無憂乃誌 神祖曰孤死難且作

今以霸王付公、宜竭心力致太平秀頼長之後
公幸量才安置 神祖攬涕曰公子維幼既為嫡
嗣殿下百歲後誰不奉戴然世變難測願以殿下英
明妙選賢輔以貽孫謀家康老朽迂拙曷以膺
軍任秀吉曰孤思之審矣不用遜讓 神祖固
辭而出秀吉曰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
以天授之資暴衣露蓋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付諸
他人若以遺孤托足寺願以死奉之殿下從攬英
雄為首久矣今也謀臣如雨猛士如林後事不
足慮也秀吉領之於是以 神祖及前田利家
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

村一氏 駿河侯 生駒親正 讚岐侯 堀尾吉晴 濱松侯 為

三中老因命曰小事五奉行 前田玄以增田長盛石田

三成淺野長政長束正家 談而行之大事大老生而論

之大老奉行所執不同或爭權生隙則中老斟酌

調停之又命片桐且元小出秀長為古子傳因諭

曰善視冲子慎勿令異日典德川氏生事十六日伏

見夜相驚列侯邸第爭集兵馬市民挈室奔竄

移更而後罷井伊直政自藤森驛至 神祖令直

政及天野康景等四出探聽及命曰初更石田三成

大野治長邸邊納甲仗乃縛石田氏傭夫數人以至

然眾莫知其由 神祖亦不敢窮詰八月五日秀吉

謂神祖曰以公固辭弋置諸老以輔幼子今維
悔之事既施行公其冠諸侯專大政我且諭諸
侯傾心勦力以靖邦家乃悉加諸老奉行宿將告
且曰宗歲小兒累諸侯蓋盟以安我心遂刺血盟
于庭載昏曰恐不協之缺國用昭質于尔大神今
而往去失言尔同奉孺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釋
憾脩好相告以忠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昏娶
慶讓之典俾竦孺子之長有渝此盟明神其
罰殛之十八日霸王豐臣公秀吉殂年六十三作遺
令曰前田氏護遺孤居大坂德川氏在此秉大
政又曰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遍臻名護命外征兵

盡數撤回是事顧希易德川氏以下深謀以結
局勿使大兵為異土游蒐焉既而命侍臣曰姑
秘書言畢而暝三成挾異圖日久尤悼神祖
害長政与神祖厚善歆沮之乃佯謂長政曰
秘表不易今吾與足下送魚於澁川公則外間必
解製長政從之十九日神祖及世子秀忠問疾
三成使人要踏密計神祖乃還嘆曰石田氏與我
不善猶且告大事淺野氏何以外我人心不可測如
此遂疏之又竊度天下自今多事即日遣世子還
汗戶是日密葬秀吉于弥陀山址令長束正家護
作爲既棚而葬表 詔贈正一位以遺令建祠廡

于兆城西窮其宏麗明麻貴攻蔚山、既完
糧仗豐備士氣益銳清正接戰屢挫之金山師
府聞敵出謀不援立花宗茂自奮請救蔚山九
月五日以其甲五百抵元漢典明兵遇乘曉霧突
戰破之其夜設五覆以待三更敵果至前後夾
擊大敗之六日清正與宗茂夾擊明師敗績
神祖遣德川壽昌渡海密討諸將傳遺令令班
師淺野長政石田三成亦以遺令赴名護督其
事冬十月朔明董一元合大兵攻泗川寨我將嶋
津義弘隨機防禦敵李舜臣中銃而斃我兵
棄勢開門衝突島津忠恒後改名家久鼓策先之

義弘團兵奮擊明兵大敗績小早川秀秋諸將先
反于對馬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明將聞之
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及擊解其圍
行長乃撤順天二十六日皆上船明陳璘合眾艦遮
擊鄧子龍及朝鮮李舜臣以巨艦為先鋒義弘抵
加德島明師萃於行長、苦戰以卑舸奔加德
島義弘反舟獲明將陶明宰於首之敵不敢追尾
風潮亦使我師乃飛帆而歸行長喜清正西兵援
順天拜謝請款憾清正辭曰固所願也然足下與
石田氏善竟不可調停矣十一月秀秋與諸將振
旅至名護長政三成相見慰勞乃發喪哀臨休

士數日三成謂群帥曰諸君復命必皆就國來
歲設茶饌於京邸扱駕叙喜清正賜之曰我在
朝鮮凡七年粟乏錢乏無酒無茶日夜勞戰
已如有賜我者請賜裨弼三成默然益銜之群
帥至休見渴幼主諸老勞之益遣之國皆拜為
特以喪後中原不靖病於自逸相視未辭歸
石田三成日夜思亂密與增田長盛謀曰澹川氏
前田氏方睦我难于得志方今之策莫如伺以氏
復唐阮嗣可以棄也三成長盛乃佯生隙三成求
媚於前田氏使長盛信納於 神祖以聞之前
田利家嘗請享 神祖既戒期長盛告

神祖曰前田氏將為公不利公毋往乃辭以疾利
家慙焉它日長盛謂利家曰前日之事適有飛
語德川公尋悔今復言之必喜而來利家從之
十二月復戒期長盛見 神祖百方沮之 神祖
弗聽曰豈可再辱以哉及暮將出長盛復來曰
事已急袖其密移以獻 神祖疑恠遂辭以享
利家大恚利家與細川忠興有姻而睦不意忠興
告之且曰我老矣納侮如此我且就國不復預以
事忠興諫曰明公一忝奈遺命之重何也亦必辱
公乃止二家之隙卒成是月與平貞能卒年六十三
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木棉種使民知其

利四年己亥春正月 神祖与诸老謀外征
功賞島津義弘以官田四万石任其男忠恒右近
衛少将副以寶刀一口餘各有美十日前田利家
護幼主秀頼從大坂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從
為真嫡母淺野氏 高庶母京極氏 松丸 于京師
多致湯沐邑 神祖在伏見統大政諸老奉
行公番往來兩地伏見一日相驚曰有反者四民
狂走事畧有蹤跡時 神祖觀優於有馬則
頼郎并伊直政馳至曰是非娛樂時藤堂高
虎繼至造膝密語共扶 神祖而出人情危懼
士庶在畿内者爭先至裹糧護邸數日而罷

人服 神祖能得民心如此去二月諸侯爭權生卻
堀尾吉晴病之曰豐后先主所謂調停將於是乎在
乃因并伊直政告 神祖又告四大老皆許為三成等
勉強從之五日諸侯見 神祖尋戊戌盟交載眷曰一
如前盟所諭者神其強之時前田利家嬰女夜不來衆
請 神祖往見 神祖依違答以會本多正信
來自汗戶 神祖告以故正信問曰淺野氏親昵依
否 神祖曰踈隔日久正信退如淺野長政拉而入
見 神祖謂曰實人待足下異於衆豐后先主之
器深仇若石田氏尚能討於實人足下独送魚見
欺何也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涕告故 神祖視

之如初二十九日細川忠興說前田利家曰石田氏送
謀非一日尤害德川公歆藉手於公今以公老且病
幸其去餘年佯推奉之耳渠倘得志於公何有
抑德川公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石田末如之何
一旦禍發崑岡之災孰舞玉石不若亟與德川公
脩好以固孫謀德川公位最高望最重公不往則
必不來請毋惜一行以誤大事黑田孝高加藤清
正淺野長政亦因利長固請利家悟焉乃稟後
如休見 神祖祀待甚厚利家泣托後事且曰
斯居淺露不足以待不冀宜彼向島女姦盜必絕
理 神祖嘉以窮歡而罷三月 神祖或南下三

成造飛語沮之福島正則尼行曰大阪姦窟不可
測公之所知也 神祖曰前田氏力疲而來不可不
報備而行其人何為十一日遂如大阪利家大悅
供帳極盛時病既篤扶而見之厚之曰我死之日
公善視豐臣幼主 神祖館於藤堂高帝邸
於是五奉行皆在大阪三成會其僚泊黨與於
小西行長邸淺野長政辭以 神祖館伴三成謂
衆曰德川前田復合吾徒之類行長奮曰當夜
攻藤堂氏不則要諸飯跖我一人死之可以逞也
前田玄以通志於 神祖揖增田長盛曰背盟
首難罪莫大焉天下孰容之且吾聞之加藤黑

田諸豪會性護衛彼皆更事萬人之敵我能
往則彼亦能備焉浪戰一場多貽之擒無以爲
也長束正家使馳視之及命曰徒御如雪榮戟
咽路乃止十二日 神祖還伏見柳原政先馳
井伊直政殿盜不能發二十六日 神祖復向島
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福嶋正則淺野幸
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罪狀石田三成連署請如
顯戮 神祖弗聽曰三成奸有餘而逆未形誅
重臣奈豐臣幼主何乃請前田氏亦不許七侯
快、有餘言或潛授甲款攻之於是三成變服匿
於浮田氏邸七侯差士衛之佐竹義宣在伏見

聞之馳至曰我輩七侯意甚輕^堅勢既如此必不但
已可能制之者唯有澹川公石田氏蓋如伏見自
歸焉義宣令三成婦人與拉王伏見入見
神祖告之為言自敗之意七侯聞三成逃皆至伏
見復申前請諸邸往、聚兵歿命居人大駭
神祖患之聞池田氏邸有會議使伊奈今成往臨
席開諭再三且曰如不見從我必助石田致之我
館以待諸子來攻矣七侯瞿然相視電勅受命
而皆尚在各地不罷去 神祖知事未解思所以
處三成奉多正信夕 神祖既就寢教誓款而入
神祖曰有何急速對曰所款請匪他石田將得罪

不知處之何如 神祖曰我方思之耳頓首答曰
善矣殿下業已思焉思則得之臣復何言乃出翌
日 神祖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謂三成曰近日之事
子為怨府遽加沙汰大獄必興蓋推解職就國
子一牽趾畿內晏然是為幼主屈也請熟圖之
三成曰拜命之辱但是一身大事願深思而後決
焉閏月三日加賀侯前田利家卒 年六十三 詔贈
從一位右子利長嗣家復推之為大老班在四侯下
七日三成解職還于佐和山 神祖恐途有變令
結城侯秀康及中村氏生駒氏護送可七侯果
欲要以擊之聞三侯護送而止夏四月豊臣先

主庵成詔賜号豊国大明神五月長曾我部元
親率子盛親嗣 神祖從伏見城治高毛利
浮田諸侯告歸秋七月前田氏上杉氏佐竹氏皆
就國共期來春會同八月十四日 神祖朝覲九
月七日 神祖如大坂石田三成聞之遂與增田
長盛長東正家謀造飛語搆前田利家長盛正
家夜見 神祖曰竊聞前田氏之告賊也嗚呼淺野
氏曰德川公若南下享于殿中子對奕令大野
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今其計既熟願公備
之 神祖驚其諸臣謀之奉多正信曰請稱
寢勿見幼主徵兵於伏見而後還井伊直政本

多忠勝曰不見幼主曲在我我而入何害 神祖曰
皆善乃徵兵於伏見九日兵至者四千 神祖乃
入見為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神原康政等護衛
升堂衛士呵禁直政賜言曰實君有戒心我輩
東鄙人不知禮節 神祖見幼主及淺井氏直政
忠勝康政猶從焉遂扶而出淺野長政聞潛也
恨是日称夜不執事 神祖病伏見間隔姦究
易生也欲出大阪時嫡母淺井氏來在西城眾
議將以西城奉 神祖淺野氏乃還京師長盛
等請招廳堂以請 神祖遂從西城使結城侯
秀康守伏見既而議往日之罪本多正信曰事狀

曖昧請姑施於大野土方而舍其餘從以冬十月放
大野治長于下野土方雄久于常陸淺野長政不
自安請傳國於子幸長而老 神祖許之而还
神祖怒前田利長不滿意其及形成諒北伐加賀
人恨使人請盟 神祖曰必以母氏芳春為質十
一月利長致其母氏於大阪 神祖欲實諸江戶
台長盛正家諭意二人曰先主之令不得私交質今
遽尔恐海内凶宜與諸大老審議 神祖弗取
曰比來凶金害予也害予者皆亂賊之魁今日之事
非關幼主收質於江戶以靖邦家且始自前田氏長
盛正家跼蹐曰竊恐前田氏不奉命請善喻而行

神祖曰前田何能枝梧遂使人言及利家出降
聽命 神祖曰以天寒留待來春上杉景勝之歸也
托國城湫陰改城香指魚遂列保障脩橋道在
魚粮鳩器械多散金帛以招士致宕又潛糾扇四
隣東土嵩然声闻日遠大坂石田三成尔聲言久不
視國守備廢弛遂繕城池具軍實潛募群不逞
引島勝猛蒲生隆舍為腹心日夕謀圖令茶博士
宗安佯得罪出亡密齎偽盟書適北陸誘中丹羽
氏青木氏是日 神祖益細川忠興封以杵筑
後堀尾吉晴以府中越前各五万石又命造小金其
四片換中金一板五年庚子春正月上杉景勝使藤
田信吉如坂賀正 神祖益信吉勛景勝西上厚賜

遣信吉及命每有軍旅鞅固諫直江兼續怒
欲殺之三月信吉尽室來奔東事乃免竟
神祖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諭景勝西上辭以疾又
令二子讓石田三成完繕辭以通侯常事先自之陸
奥出羽上野土冠覽起諸將執訊皆言上杉氏所
誘於是東臨送其生口移檄以上安者麴至
神祖犹欲留之乃遣伊奈國春如會津促西上
且詰其異謀景勝嘆惜推托及疏 神祖背盟
十罪僧承允相國寺典直江兼續善夏四月
神祖使承允書於兼續委曲開諭兼續極慢辭
答之五月 神祖獲香志曰是景勝氏之為已哉年

垂六十未嘗^觀咆哮^下禮若此書者遂決東征令
諸侯治兵以七月會江戶三成佯請從 神祖辭
為^前田氏之母來質于江戶十一日篡嚴處分
神祖与世子自白河佐竹氏自仙道伊達氏自信夫
最上氏自米澤前田氏自津川四方刻期同進以旆
野正吉為西城留守伊達政宗時在大阪以其封典
會津犬牙相接見 神祖請先之固 神祖許之
曰會津強大慎勿輕戰政宗謝曰敢不唯命是從
然事有機會亦不可失矣 神祖哂曰余得報情
是托自衛欲以啓疆耳抑事平則自當裂地行
賞不待力爭也政宗亦笑頷之曰慶典在上杉擒

滅之後渠即奉國而降是空手出寶山也不知道
今身別尺割以為茶譙之資 神祖仍深戒持重
而遣之最上杉光堀秀治東北諸侯相次先祭十
五日豐臣秀賴造西城祖道十六日 神祖帥師
抵伏見命鳥居元忠留守松平近正家忠內藤
家長副之元忠老且病於堂上賜杖十七日夕
焉 神祖因勞之元忠拜曰東征重事一夫在
所益家長家忠請皆從行留務長典近正而足
神祖曰人心動搖事變難測四子我尚嫌其少乃
以為况何哉對曰君侯既東而中原無虞二人亦
優矣万一畿內難作此城當衝孤立每援臣有死

而已矣乃在圍城中者倍尔殲焉獲尔殲焉多
寘人以遺敵獲生為也 神祖壯之曰余幼而寓
于駿河也若年十二自參河來侍今老且病乎遂
留而語至夜半允忠辭曰駕當星發請少就寢哉
內如有事且得見焉今日耳將起足益痺 神祖
命左右扶而出目送款款久之十八日大旂遂東至
大津也邑主京極高次迎而享之見夫人淺井長政之女
名德公尤妃之姉也及松蔭氏高次之弟豐良先公之內人又
見群臣 神祖嘉其得任也高次之弟高知沿道
諸侯傾心供具其及水口也邑主長束正家供帳待
之或謂 神祖曰正家將為不利 神祖辭享

夜乘婦人輿而過之正家大驚追至山請罪
神祖温言遣之及駿府也邑主中村一氏享之其
病萬辭行請令弟一榮從焉 神祖心毅以辭其
固請而入一氏昇夜而出拜氣息奄 神祖攬
涕曰信也以一榮去一氏尋卒秋七月二日 神祖歸
于汗戶諸侯來會者百有余 神祖勞之曰從我
先鋒而後我爾繼登直入會津其軍令曰前軍
交鋒必昏後令毋鹵掠毋蹂稼毋縱火毋強買
毋私掠毋越伍毋凡馬毋減長秋毋混輶重毋競
津梁毋取捷徑毋顯後次舍毋遺護軍首度
或有不用命國有常刑固有攸赦大谷吉隆自取

賀率兵會師至垂井美濃石田三成使人邀之告
以及謀吉隆謂使者曰德川公威力孰能當者
石田氏有是謀蓋要諸路與長東氏夾擊其不
意乎今既東矣是帝還山也石田才有餘而忌
刻自用衆心不暇若傾心推毛利氏浮田氏及東
方兵結長駟乘其後或可僥倖但德川公聞變
之日必捨會津而過來則大事去矣是禍幼主
也我且止之乃遁佐和山及霞言以弗聽不釋
而出宿岳井三日使者三及亦弗聽吉隆悔然曰
我與石田氏並肩事豐臣公彼既告密謀見其
不濟而奔之心不忍也乃復如佐和山三成大喜邀

長東正家定謀會毛利輝元遣吉川廣家及僧惠
瓊將兵而東廣家抵大阪遣惠瓊言三成之言
及謀令歸嗾毛利氏示以翊戴之意惠瓊還大阪
告毛利秀元強而後可乃馳入報曰是我公奄撫
之秋清旦日與師來大阪輝元欣然投袂而起將
兵四万即發十日三成吉隆正家如大阪與增田
長盛等合謀罪狀德川氏煅煉誣飭曰欺我幼
主強取伏見城逐我大夫人擅居大阪西城每
覬前田氏而收其質上杉氏每罪而勞師遠伐
及它零細共十余條孺幼主命騰書西諸侯抑
苗西兵欲會東征者遂率兵及毛利輝元至大
阪三成等推為盟主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

義弘立卷宗茂小西行長四十余侯會大坂一時
聽命者三十六侯三成欲使輝元居西城孺幼主
命諭我留守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潛出内人東
以自奔伏見輝元乃從西城三成以兵勢既振遂
進取十五日使人喻伏見致城增田長盛囑使者
曰为我謂鳥居氏長盛受德川公顧又與御驩
故致款勤今我大兵北上有期孤立之城徒死無
益也城本豐臣氏之所致為而去未宜為罪時
勢如此御之效忠力豈唯今日御若見聽長盛
當發兵護送必保無虞請審思之元忠答
曰實君有命不知其它大兵夜來試我鋒刃使

者再至必斬之遂私於使者曰增田氏不忘舊
禮謹拜命之辱城雖豐臣公之有公議以托實
君守則實君之命微臣不敢預也抑增田氏之憂
實君以及元忠心竊有異焉假使元忠有逃避之
計猶宜勗以節義曰枕城以死毋墜君命今乃
謂必廢其職姑偷生以為後圖非所望於我增
田氏也使者及命長盛惶然墮涕曰惜夫失一名
臣元忠遂勒諸將定部署兵厘二千木下跡後
在城中心持兩端佐野正吉見諸將請守一障
内藤家長諱曰御既奔守此非其守也且縱有
功恐不足以贖罪正吉曰我不死於大坂以君之内人

也今又見拒我復何顏寇至之日我有一死已貴
刑固無所施矣衆壯而許之十九日 神祖命
世子出師是日盜殺水野忠重于池鯉鮒堀吉
晴在座倚柱而睡盜并砍之吉晴驚醒擊墮
以事起倉猝誤傳為吉晴殺之入 神祖弗擇
吉晴之子忠氏時從世子群臣請救之世子止之曰
吉晴忠良必不復是事忠氏亦佳士豈與惡乎既
而實報至僉服世子之明盜蓋三成所殺刺客
加賀井重茂古忠重之子勝成從在軍 神祖
命馳歸承後按衆守城京極高次陰置城守
石田三成曰高次有難於彼此而昵於彼向背未

可知令人責待子高次將不聽諸大夫僉曰大津
孤立難遠告絕乃出子熊質為二十日西諸侯
師攻伏見浮田秀家為之帥松平家忠接戰不
利西師遂合圍西師又遣兵攻甲邊丹後小野木
重勝為上將邑主細川忠興時從 神祖東征
父玄首當而守城三力谷孝智者 出雲人 與玄首
善數如甲邊重勝欲以為鄉導引以厚賞孝
智佯許之屬其徒五百奔甲邊玄首大悅及西
師至孝智邀擊掩之山下又夜斫西師營玄
首麾衆戰之多獲首級既而重勝以竹首薄
城孝智健闘西兵益至玄首與孝智以死自誓

防禦甚力西師作長圍守之時西將谷衛友等
多思取順銳輒不丸城兵不損傷衛友嘗學倭
歌於玄直故不力戰云二十一日 神祖登汗戶二十

四日次山下野

吾子既抵宇都宮遣本多正信候駕結

城疾秀康來謁是日伏見使者間行至赤山上變
神祖夜告吾子及親良問計正信曰列侯皆真怒于
大段心必不固不若速班師悉羅外兵閑管根閑以
觀天下交衆多是令井伊直政離次曰森堅作難
自速殄滅志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大君乘此機電
擊而西天下不足定即孤親不前臣守東陲則臣
請去復見烏拂衣而出結城疾深賞其謀且曰上

杉氏勅敵軍道重將而西 神祖領之遣結城侯邀
直政而畢以徵衆崇之詰旦傳令畢令諸侯從軍
者于小山令直政及本多忠勝宣西事曰三成姦謀
非一日今矯豐臣幼主命然感閑西諸侯以奉大
事意上杉氏亦必同謀不可不勦乃東西莫夷但
渠既藉口于幼主而諸君皆真質焉豈可不為
終始之圖歟其欲興三成者宜撤營而去我之所
憾當令沿道驛食之遣之請整圖之衆相視
未言福島正則進曰事至于此誰願妻孥正則以
死從事黑田淺野細川池田諸侯僉曰福島氏言是也
一在翕然無復異辭 神祖悅賜酒食詢以東西方
畧衆咸主中討正則奉觴拊長政膝曰以三成行長頭

為下物多矣矣於皇之命封通京畿者相次先發
典正則驪馬以為先鋒輝政副之井伊直政本多忠
勝護軍典德永壽昌駟馬以為鄉導柳生宗矩以
良家子私從軍 神祖聞之命及鄉邑募義勇以
從事焉伊達政宗敗國率兵襲白石陸奧拔之報
捷于小山曰欲轉攻梁川會霖雨阿武隈漲不得進
神祖使中沢主稅如白石告畿內難且諭曰卿之頃
既在太政從今宜共我絕以助三成是事情之當然
請勿以反覆自累我不亦以芥蒂也政宗搯腕曰逆
豎何妄尔吾於德川公恩義素厚今日奚以顧私壞
名強之指心作誓主稅曰然則請與群下審議之

疾三日計熟宣君別有旨政宗曰諸君普告之魚曰
唯命是從政宗乞別旨辭曰遠言之必不見從故宣
君戒以三日翌日政宗逼之曰戎事倥偬一日不容曠
我志已定請疾得旨主稅乃曰宣君有命曰某速
收兵慎勿與上杉爭衡也深溝高壘坐觀彼所
為孤將留兵小山躬親西征彼視我去有意追尾
憚卿在後必不敢動是其功倍血戰三成就禽滅
孤當四師回罪上杉臨以天下兵四方齊進其藎
粉可指日矣儻方三成稽誅之日彼捨後憲而出
乎卿乃以養銳之兵拏靈寶其巢穴或追彼而
馳其小山江戶夾而擊之可一舉殄滅也政宗大息曰

兵械有尺前無寸却費力棄此城無故而棄之
恐為四方蟻上杉兵鋒不足畏矣今乘此勢長驅
進勦無勦旂常豈不快哉主稅曰宣君料公之當
爾故鄭重戒勅夫上杉氏亦勦敵而雄相角損任
必多孰若不戰而屈人且勝敗兵家之常万一挫衄
彼席新勝之感鼓行而西四隣反側之徒一時響沓
則勢非易制不如抑敵往之勇以思必勝之策若
能見聽宣君更有密命改宗沈吟久而從之乃問
密命主稅身語曰事平之日宣君款公上杉氏百
萬石之地以授公改宗大悅使山岡志摩送表主稅
至小山之末草遂撤兵歸大寄佐竹氏之受仙道
命也觀望不出師 神祖役令依違而答陰令車

猛帛丹波將兵往助上杉氏及畿內難作益備

守備 神祖使人誚之且責任子對曰我之憾

於君侯又不離石田氏帑在大阪他无可質者

羣臣或請討 神祖掉頭曰石田本也佐竹末

也其本既絕末豈獨存乃置而弗問量留平岩

親吉及野總諸侯以備之 神祖召結城侯命

以番備上杉來本多正信在坐結城侯顧之曰西討

大事臣當前駐効死力今日之命殊非所期假令忤

嚴旨臣請固辭 神祖曰兵法逾國遠征以擇出

任為要且今日之事列侯當送犒子非汝無以係眾心

結城侯曰苟欲安群心弟忠吉在焉 神祖作色曰

我一卒趾東變不可測且上杉持虛而進黃口兒焉

能辨之汝不言乎上杉勅敵當重將上杉誠
桀鷲汝蓋畏之乎侯跡踏俯伏曰臣謹聽命臣
既當此不容上杉出白河関寸步我公蔑有東顧
憂正信進折其膝出涕曰壯矣 神祖尔法睽
泣下取鎧一領與之曰是敵未見背板者用耐重
任乃留兵万余屯于宇都宮東北诸侯各嚴守
備以为志援從征诸侯皆載谷納質于江户自
江户達美濃沿道諸侯山内一豊等皆致其邑情
守畢比對内 神祖大悅 神祖患中山絕險向
討羣臣中山自木曾氏之起也其家世有之至豊
臣先主棄为公人置丰吏至是賊益列障設戍木
曾氏宥有山村良暲于村古重既從我軍乃命馳

还潜募遺民教丰吏通棧道又遣遠山友次畧
定美濃之東以迎我師晦日伏見城为石田兵所
圍賊射昏於城上誘其故旧曰尤帥有命縱火為
内志則必有重賞不則收斂縛教于城下八月朔
日松樓火起賊衆鼓噪而上林政重 宇治茶戶号竹
菴死之賊乘勢晞突松平近正家忠安藤定次
山岡甫安皆戰死内藤家長勅弓巨箭發無
虛鏃箭竭身亦被創乃入從容作吞遣一卒達
之於 神祖行營而自殺鳥居元忠力戰部下
皆死元忠曰賊鈴木重次曰汝来取我首重次曰
臣微者不敢敵也願君自裁於是元忠伏劍而
死 年六十二重次裹其首而出賊將梟之于大阪平

安佐野四郎竊尤忠首葬于知恩院云是日

神祖登山下松戸川三日前田利長以山口宗永從賊

石田伐其大聖城十一日賊石田率兵抵大垣美濃西

諸侯圍伏見者皆至十四日我先鋒帥福島正則池

田輝政護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抵清洲遠大垣

七十余里賊不敢出十五日我富田知信夜破賊長東

正家營十六日我德永壽昌市橋長勝拔福東十八

日奔昌導正則拔高洲長勝守福東以斷賊饋

道十九日村越吉直銜于神祖命以來清須告曰

孤有寒疾未可就長途戎事嚴急諸君其熟計

以決去就直政忠勝失色衆皆瞿々加藤嘉明離次

曰使乎々々謹聽命乃顧座曰如君之乎我輩不

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相持飲手埃駕之出孰知

載眷之實福島正則擊節曰加藤氏之言是也

吾侪奉止狂夫需之請先屠岐阜以效赤心衆同聲

贊之遂剋期進兵二十二日我軍攻岐阜守邑主織

田秀信命距於木曾川木道具康以衆寡不敵請

堅壁以待後援不聽池田輝政自上游亂與岐阜

兵戰于米野破之福島正則自下流結筏而渡攻

竹花寨取之二十三日我傳岐阜秀信命守郭

具康諫曰兵寡而分不可為也請捨郭併力於城

中尔不聽具康退而嘆曰織田氏不祀在今日也我

師棄郭而入正則攻南門輝政攻北門淺野幸長一

柳直盛攻瑞竜寨拔之城中望見益沮我師鼓噪

乘城具康厲眾悉力捍衛傷而廢秀信窘蹙
揚笠乞降于左右十余騎遁高野正則使人問
具康病後正則首而錄之賊將島津義弘石田三成救
岐阜出兵良久川是日黎明賊軍陳合渡岸我
黑田長政藤堂高布乘霧擊其不意賊方傳
餐狼狽接戰長政舞槍殪一騎將其士黑田一
成後藤基次皆殊死戰長政陷於溝中水滅頭其
人揪以定馬復騁高布犄角之賊敗走追北至
良久川義弘欲戰戒三成曰大怖曰敵濟水而前
意岐阜既陷也今雖戰靡及乃與義弘同還大垣
我師陳赤坂賊將毛利秀元攻安濃津克外城我
將富田知信典分部政壽同殊死戰知信妻浮田

氏美而武聞事急單騎而出鎧冑鮮麗奮擊
衝冒眾皆屈目遂扶知信而入賊軍逼知信
登陣以死自誓賊圍田邊久矣細川玄首死守
相持 天皇聞玄首嘗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
悉傳其秘說而恐玄首如死其說泯焉乃詔前
田玄以和解之賊退而玄首移山丹波九月朔
神祖將出大兵自海取守石川家成請曰司
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厭勝而後行矣
神祖曰西今正塞我往啓之耳遂祭十二日至岐
阜成獻大杵實 神祖咲曰大垣既入手撒之
地使左右爭取眾皆稱賀蓋柿垣國音通也前

軍諸將相次先謁黑田長政密白於神祖曰
檄親舊教徒窺起畿内是賊肝腋之變乘其
内顧擊之可以制全勝神祖曰卿策亦善但
孤當以威武裁定禍亂今仗大義梟鼠賊豈假
力於浮屠輩哉長政慚服諸將多請攻大垣
神祖曰大垣重固兵多而食足且備浮田為渠師
島津小西大谷長束等一心佐之未易力爭但不
田謀主而不知兵必恃衆而利野戰我少進兵以
見彼所為十四日神祖至赤阪陣岡山前軍諸
將移次進者數百武賊細作報大垣曰敵營囂
而塵揚浮田秀家揖石田三成登阜望以細作

益至曰德川公至矣島左近謂浮田曰是佯為大
兵至以惧我耳秀家曰縱德川氏果來尔吾度内
耳但彼拓陣而坐視不出兵非武矣請乘其未定
擊之左近曰利在設伏前隊則而全勇可三成尔
以兵助之俱濟林瀨挑中村一榮陣一榮正部伍
邀之有馬豊氏分兵橫擊之賊敗走二人作啓膝
逐至水涯神祖自岡山望見焉謂左右曰有
馬氏之父善兵士皆煉習故其整齊可觀如此
已而兵濟而前神祖按掌嘆吒果遇覆而
敗其良多死賊爭蹙不得還神祖顧井伊直
政奉多忠勝曰往汝軍二人以左右馳大呼指麾躬
殿而逐賊不能逼大垣諸魁屢謀戰守紛紜不一

故曠日相持於是聞 神祖定至大會衆決謀毛利
秀元使長束正家及僧惠瓊受節度浮田秀家曰
德川氏既至必悉衆來攻今高城深池加以士馬糧餼
之饒何懼之為不出數日後軍皆集內外夾擊勢
如飢鷹搏兔豈非全勝乎大谷吉隆長束正家
皆曰浮田氏善夫石田三成曰不然我衆十餘萬敵
僅半之兵要在當守而守當戰而戰吾聞五攻十
圍未聞守以倍過之衆也且業已奉命伐罪及嬰一
城曷以示天下天正中小牧之役我師曠日持重卒不
得志而罷以愚觀之是失機於當戰也先君一誤
今豈容再誤哉關東平曠利於待敵請浮田氏

以中軍退舍於彼秀元氏以前軍邀敵島津氏自
菩提山赴靈空藏繞出敵背我兵諸侯師分屬
三軍前後奔擊渠島得支追亡蹙諸呂久川合渡
匹馬不能違大業乃可唾手而成矣諸豪負氣者
皆雷同焉秀家廼曰兵貴神速若已不守殆且
宜會戰遂布令東載令吉隆如松尾山或期嶋
津義弘時在城外葺命使島津義久與三成
曰今宵宜潛兵襲敵義弘請先衝中堅是所
謂夜雷不及掩耳者更或可逞彼有備不得入
而後從更於關原未晚也三成未答島勝猛自
傍曰明日万金之捷足再覩德川氏甲背焉用

此危計三成曰然是嶋津氏過憲耳善為我禱
家久不憚顧勝猛曰且下親夫甲背在何時對
曰僕奮事甲斐山縣氏嘗從追德川氏於囊中
家久嗟曰今德川非復旧德川且下比而同之所謂
飯匙成矩也長揖而出長束正家僧惠瓊歸報
秀之不欲動乃曰吾衣輝元在此今浮田氏為上
將而我前駟是辱我輝元也二人解說再三井從
三成尋至曰各將下軍諸侯公隸何辱之有尔
弗聽三成乃曰然則我與諸子佐備浮田氏以當敵
公乘戰酣自山上橫擊之秀元佯許之秀家率
諸軍復赴關原下令志減矩置燎于栗原望

而西踏陘隘部位不整甚而及之沾濕狼藉眾竊
以為敗地三成妹婿福原直高及相良長每秋月
種長高橋元種垣見家純熊谷直陳留守大垣
時長每種長元種業已登聞使約內志三成自南
官抵松尾轉至關原遣騎申報 神祖喜曰敵
入我壑中十五日黎明 神祖下令蓐食而進旆
子挑福島正則以先鋒軍八幡祠南井伊直政
奉公子忠吉典本多忠勝繼之加藤嘉明細川
忠興黑田長政田中吉正生駒一正竹中丹後戶川肥
後伊丹兵庫為右拒軍普提山南京極氏織田氏
藤堂高弟山内一豊有馬豊氏津田長門為左

拒軍牧田西酒井家次為中軍前駐大湊賀出
羽為後軍西尾吉次津輕為信松平正勝永野
六左留備大垣池田輝政淺野幸長有馬則賴金
森法印德永法印一柳直盛軍岳井備南宮山餘
皆從中軍兵捲七万五千賊軍浮田氏將中軍陳
天滿山島津氏小西行長在其左有馬義純河尻肥前
糟谷内膳戸田武藏平冢因幡在其右大谷吉隆在
其西南石田三成背膽吹山而陣嶋勝猛為之先
鋒柵於八幡祠北小早川秀政毛利秀元皆在本
營布陣朽木河内腋阪安治赤座越中小川左馬
陣杉尾吉川侍從長曾我部氏鍋嶋信濃長束

正家僧惠瓊陳南宮址兵捲十二萬八千時霍霧
四塞不辨咫尺 神祖進軍四里許辰時天晴三成
望見喜曰東師逼矣是自送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
夾擊之今日必無德川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
賊按兵以待井伊直政率兵三百奉公子忠吉挽
先福島氏士可見吉長才藏捉之曰我軍奉命為先
鋒敢先者誰歟直政曰我奉公子巡邏耳曰邏騎
過衆非制也直政顧其老木股右京曰若勒衆乃
與公子以數十騎馳會中軍螺起前軍諸隊競進
直政擊島津氏軍忠吉躡一人而傷福嶋正則擊
秀家軍不利死傷多矣衆將走正則大怒馳且

號曰退者斬秀家亦厲衆健闘而旛相摩迭
前迭却黑田長政薄島味猛柵勝猛躍馬先
衆周麾而騁中銃而殪餘衆潰田中氏生駒氏
竹中氏戶川氏擊三成軍與舞兵庫蒲生倫中
戰卻走數百步三成卒燧報南宮而南宮師不
勤長政及加藤嘉明細川忠興橫衝石田前隊田
中生駒等乃反擊焉大谷吉胤吉隆子木下賴繼
平冢為廣戶田重政合兵進自道南我織田長
益其子長孝藤堂高布津田信成邀擊之於
是諸隊齊交鋒矢丸如織烟塵蔽空號呼聲
動地僵屍藉地日既午隊敗未決小早川秀秋

遂巡未發窪嶋孫兵馳報 神祖曰松尾似非月約
如之何 神祖弗懌曰嘻豎子賣人乎頃之顧孫
兵曰汝銃射松尾試其向背孫兵率銃卒而馳
向松尾連發於其松尾急傳令轉旗下山步騎八
千銃卒六百擊吉隆軍賊坂朽木小川赤座鼓噪
繼之吉隆久有惡疾碧綃冒面不甲而輻望小
早川旌曰狡童果背義乃飛鞞大呼曰直衝中
堅必斃狡童衆鏖戰秀秋師挫衄吉胤賴繼
及騎赴援長益高布乘機蹙之與秀秋師夾
攻斬獲大半賊右師潰津田信成與戶田重政斷
不決織田長孝代銀重政以矛獲之小川氏士獲

平家為廣湯淺五介大谷氏之良也馳告吉隆
曰少田氏平家氏皆死練士爾盡兩郎君殘卒枝
梧事已急請自為計吉隆首肯出上案中金散衆
使行願五介曰勿令讎傳我首乃伏劍年四十二五介
到之侍者葆允以襦瘞諸淖中五介遂冒藤堂氏
陣藤堂高刑仁右衛門獲之吉胤賴繼兵皆死馳
回顧虛輜相縐而哭欲死之從騎諫止乃潛取數
賀謀城守志者遂奔木阪我師見松尾志氣
益奮圍軍大鼓噪騎騖卒躍乘之賊不能支
浮田秀家怒秀秋將親馳以其老明石全登諫曰
千金之身何輕先匹夫曰大事已去一死以報豐臣

先公耳顧追圍人全登曰借令我重臣皆畔君侯一
人留輔豐臣幼主可矣備作歟實豈不可以雄張
哉若不得志我岡山受天下兵而後死未晚也秀家
沈吟良久乃以左右數十騎道中軍敗知名之士皆
留而歿其騎長河內七郎右以勇畧聞於世是率
屬馳突全登呼曰一敗塗地七郎右何氣王之甚哂曰是豪
士之常不足異耳大野治長輅之與其士權合刺
殪之全登單騎道治長級七郎右詣牙陳不知
其為誰及事平或人指名之治長以白神祖曰
吾聞其名奮矣惜也當時不諦視其面賊之出
圍有也邏騎皆報曰兵十余万黑田長政之臣有毛

谷主水者適使焉。神祖詔以賊衆寡對曰不
過三方怪詰之對曰臣計其闘士不計見兵
神祖稱善賜東而出既而曰我恨不知渠姓左右
以毛谷對曰然渠本姓田原嘗於毛谷有健闘之
功焉因以氏焉高帝獻湯淺五介貳。神祖曰尊
是鬼唇救血驗以果爾細川氏黑田氏加藤氏田
中氏与石田戰未決會京極氏藤堂氏織田氏破
大谷而至左右角之賊左師潰蒲生大膳北川十
郎嶋新吉左近子首織田長益以刃斫蒲生備中
不入鳥驚而墜長益以稍躑三成逃匿膽吹谷
中嶋津義弘小西行長尔走我師乘勝分道尾

擊斬首虜四万余我兵死者不滿四千未時而昇列
侯諸將皆見。神祖猶介冑乃顧笑曰諺不云乎克
而固冑纓象皆賀公子忠吉井伊直政至。神祖
視直政創手自注良藥於忠吉及直政小解秀秋
疑懼未至。神祖命呂令乃以膽坂朽木赤座小川
四氏至。神祖下胡床揖之秀秋膝行蒲伏不能
御視拔佐和山自効胆阪朽木並得復旧封赤座
小川有罪寡封正則私語於長政曰秀秋壽位自
隆今恭然卑屈醜尔甚矣長政激咲曰雉雞遇
蒼鷹不得不忝或人請凱。神祖曰今日之捷列侯
之力也其努咸在大坂心當西悲吾豈忍獨樂哉不日
至大阪悉復其室然后凱焉未晚也衆皆感服墮涕

松平康長西尾光教津輕為信攻木垣以銃毀其
外城賊長束正家走水口惠瓊奔京師毛利秀元
使人謂長政曰秀元軍馳謁焉但輝元在大坂義
不可獨先清埃累日遂無橐引去十六日師攻佐
和山十七日照坂安治與其子安元登伏和城捕斬
若干賊晴成重成朝成重家宇田賴忠舉自教
神祖以三成不存命田中吉政大索遂懸重賞以
購通寇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
長往漢衛京師置関四郊法令嚴明秋毫不犯四
民渡業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氏秋月氏高橋氏斬垣
見熊谷出降以其歸順先後皆得復封福原右

率衆猶固守西尾光教射昏喻之右馬自髡致
城而逃尋賜死初山岡景友以偏師徇伊勢逼長
束正家逃歸要擊走之遂進取桑名又取龜山與
神戶而還並在伊勢景友警敏滑稽以能迎合得寵
任輔御外人頗喧闐於其門及難作多諭西諸侯
服順之又樹矢石之功明智之阨與其二兄有道次
翼衛之勞伏見之陷其弟甫安死之於是自謂必
得封侯及事平神祖賜以近江之田五千石景友
觖望稱疾不出或為言其屈神祖攢眉曰景友
之憾宜矣抑丈夫也佞我若厚賞之側媚之風競
興必大害家國故我寧負天下人不負天下也奉多
正信在側贊之曰善夫大内今川北条三氏之弗祀

皆是已

神祖竟然景友聞之懼而苦愈

神祖眷顧如初後封其子景本于陸奥古渡萬石

之地長東正家歸水口因城守士民皆散 神祖遣

兵伐之正家却于室支櫻谷我兵迫皆自殺小西行

長單行至糟川近江有僧林禪者物色之行長告

實曰我德汝拘而往為林禪都事至此公之驍名

蓋自引決平行長曰我奉天主教法禁自刃林禪

縛而獻之賜林禪金百石田三成跣躅山間採拾自

給數日而托一民舍尋迹捕甚急病不能與乃使

人自首田中吉政就執之十九日 神祖至草津

天皇使上者郊勞焉 神祖令大野治長如大坂存

問豐臣秀賴及其大夫人曰亂由賊三成幼主初之所

知今賊既平凡事皆如舊道路紛紜之言吾不

以介意於是上下大悅毛利輝元增田長盛自大坂

馳使之降不答二十日駕至木津遣奧平信昌為

爭加藤正次板倉勝重大久保長安佐以前田利

長來自加賀執謁賀捷 神祖大悅且賞其討

大聖邑主山口宗永黨賊三成世子秀忠於八月二

十四日率兵三萬發宇都宮九月二日次小諸 信濃

令人招真田昌幸使者再反弗聽乃攻其邑上田

不克至妻籠 信濃 葺閑原之慶晨夜兼行是二

十一日至行營 神祖愠其失期弗及事于閑原也

托廢不見世子攬涕出從世子諸將皆執謁

神祖令井伊直政辭焉曰世子滯於途不及大事
諸將亦當分其責諸將皆畏憚不答而退直政
心右公子忠吉酒井忠利不子之獨留謂直政曰
世子後期自有曲折大君不必深咎今妄詬病何不
為吾子地直政曰我惜吾子貽咄天下憤惋之深不能不
言忠利勃然變乎色曰縱令世子有過而失歡於大君
百方調護子之職尔今行營賜言以棄其鱗獨何與
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刃而進在座驚救乃罷食
曰彼夫也信駿之役嘗以武葦今日勇實軼之
神祖吾子皆葦而壯忠利時食三十石本多正純謂
神祖曰良之父正信為吾子謀主勸有事于上田其愆
暮職此之由請加顯戮於良之父以暴吾子與答

於諸侯 神祖稍霽威吾子喜正純曰今日之
言沒吾不誤正純揚而出安藤直次帶刀謂人
曰正純氏其子後乎言傷倫而有得色殆矣哉
伊奈今成守日岡関為福嶋正則所逼自殺二十二
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松平忠明与池田福嶋淺
野黑田藤堂有馬諸侯帥師赴木坂朕坂安治
進護海内毛利輝元增田長盛渡合人之降直
政等尔不答二十三日 神祖召吾子見之因曰兵
機如碁輸贏之數在今勢矣一局既制勝敵子
錯峙胡足介意如今西上事在濃尾関原已取
渠魁惟有百真田尔且自降服舍大因細非我所

知也汝在上田日無進與說者乎唯有戶田一西
左門論之甚審實如尊算乃曰一西曰秩有者
言亦不行與我且使汝言易行命守大津城一
西喜極垂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明年加賜二万五千石
命移大津城于膳所而居之奧平信昌執僧惠瓊于京
師二十四日去子入京師毛利輝元避西城後木津
邸益馳使者謝罪納降增田長盛遁高野
神祖駐駕大津數日王公來賀初 神祖之東征
也本願光奇及光昭皆如汗戶送師三成退之是日
來賀 神祖慰勞 後命分本願于東西令二人分爲
其主 神祖命俯伏見城二十七日駕至大坂權

居西城四方賀者益至所在黨賊者望風竄匿冬
十月朔奧平信昌狗賊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
於京師斬之併長束正家首梟之三曰 神祖
毛利輝元降削其地安藝石見出雲隱岐因幡伯
耆備中備後備前周防長門侯鳥合秀就為狝子
除增田長盛地放之岩槻發使者收浮田氏地國
人散亂無復抗者丹羽長重青木一矩皆坐觀望
及慶國除十八日細川忠興憾小野木重勝圍其父去
肯請伐重勝：自敘十九日去子如大坂嶋津義弘
懼討不知所為其父義久素昵於我 神祖亦以其
强大而僻也病於勞師毒良乃贅言大舉航海令

人諷喻義久。幽義弘馳使乞降許以義久大
悅浮田秀家之逃也西至近江從騎多道凶又遇赤
寇奮刀槍鎧馬與近侍二人草行露次區山民窟
室秀家袖裏唯有護身寶刀一口聞緝捕急將
自裁一侍臣止之曰徒死無為也清竊還國以為後圖
願賜臣以寶刀臣詐告君侯死以緩逮迹遂至大府
自首曰秀家度不脫自殺于中激臣火化而收遺
骨實君既为首罪其死不可以不告臣分万死謹以
告乃獻寶刀以證焉 神祖允之謂其人忠以祿之
秀家微服率子秀親奔摩黑田孝高與加
藤清正降西海諸侯孝高東上賀捷且拜賜

神祖慰勞甚至歛奏進霽置湯沐邑于上國洛
諏大政固辭曰既老且病乞讓意於吾豚兒今
受大國為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年焉尋
辭飯我世子聞而嘆曰是猶留侯老其赤松遊長
曾我部盛親有罪國除真田昌幸致其邑上田
詣大政族罪 神祖歛處以死其子信幸稽顙
曰臣父罪大邦有常刑臣不敢請臣既負父不負
君。臣之事畢矣今坐視父死不能救固極之恩
謂之何伏冀臣父臨刑之日請先賜臣自盡讎人之
子而受戮未為刑溢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
負父當甘心就刑臣亦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時猶生

之日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布腹心神皇康政聞
之擊岳曰孝哉我保昌幸氏之命矣乃與井伊直
政入言々神祖及母子皆動容歎賞卒減死并
其次子幸村放之高野時唯東隱未卒其餘邑主
後至者從寬與皆復其爵邑臣宇大定遂論功
行賞改封公子秀康于越前公子忠吉于尾張小
早川秀政于備前美作京極高次于若狹福嶋
正則于安藝備後池田輝政于播磨細川忠興
于典前淺野幸長于紀伊堀尾吉晴于出雲隱岐
黑田長政于筑前田中吉政于筑後山内一忠于土佐
中村忠一于因幡伯耆有馬豊氏于福智山丹波肥

後侯加藤清正加邑十五万石加賀侯前田利長加
能登越中真崎侯加藤嘉明加松山並在伊豫今
張侯藤堂高虎加大洲並在伊豫餘各有美於
是以攝津河内和泉六十余万石為典臣氏之用
又定群臣賞封井伊直政于佐和山本多忠勝
于桑名伊勢其次子忠朝于大北上総酒井家次于
高崎上野奧平信昌于加納美濃石川康通于大
垣美濃餘各有美神祖乃令女子入朝告代
成十二月天皇廢太子良仁立嫡子政仁為太子
子政仁之母者近衛公信尹之女而良仁之母者中
山君親綱之女也初典臣先主典菊亭公晴季

謀立良仁以其私也 天皇弗降於是咨之
神祖神祖對曰臣嘗以舍庶立嫡祀也
天皇曰善遂有是命 神祖命刻周易孔子
家語貞觀政要武學七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矣
志仁已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天下實然唯利
之視皆坐不知道也苟欲知道舍書奚適上
久者使海內不以書是仁政之基矣是月和蘭
人始至泉界通互市也

